

名人傳記叢書之一

拓荒著・明社印行

吳佩孚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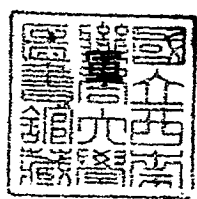
MG  
K827.6  
146

名人傳記叢書之一

名人傳記叢書之一

吳佩孚將

上海明社印行



1940



3 2174 0695 2

## 目次

一 吳將軍的史略	一
二 一生的英勇戰績	四
三 幾則有趣的軼事	三七
四 也是一個愛國詩人	五〇
五 生平思想的分析	六〇
六 他的生活習慣	六三
七 逝世前後紀	六六
八 吳將軍的蓋棺論定	七一
九 死後的哀榮	七五
十 我們對吳氏的認識	一〇一
十一 補遺	一〇七
十二 寫在卷尾	一一三

## 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吳將軍（代序）

是誰說的，我忘記了，有這麼一句話：「輿論的力量高子一切，但這力量，誰也無法操縱」。誠然，輿論是最公正的，無論如何，對於奸逆，總是絲毫不留情地制裁與攻擊；對於忠良者，必定是褒獎與稱揚。說得通俗點，輿論像一條界線，把忠奸，正邪分割得異常顯明。——至于那些少數的顛倒是非的報章什誌，並不能稱為輿論，因為他並沒得到大眾的承認。

我們試想：假使這二三年以來，吳佩孚將軍敵不過惡勢力的威脅利誘，不能保持晚節的話，則今日同樣地是死了，所得到的評論是什麼？毫無疑義的，那是要被攻擊得連靈魂，也不得苟安，千秋史筆，更要贈給他一個萬古洗不清的罪名了。這是極其顯明的。

而今，事實已經明白地告訴了我們：侵略者的利誘威迫之于吳將軍，是毫無效力的，吳將軍的人格，好像一面照妖鏡，把種種無賴卑鄙的陰謀，都現了原形！

管不了魔王面目之猙獰，顧不了魔王有尖刀利刃，吳將軍始終是屹然不動，永爲完人！因此，匪特大中華的兒女，對吳將軍備加稱揚與欽仰，卽是被拒絕得老羞成怒的侵略者，也公然一致稱頌！把「獨抱孤貞勵末世，長留清白在人間」！贈給吳將軍，誰曰不宜？

這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鉄一般定律，吳將軍在世時種了良好的種子，死後當然是得到光榮的公評！

對這位以黃帝子孫始，亦以黃帝子孫終，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風範，作者立在文化人的地位，不能不盡最大的力量，加以最純潔的宣揚，使中華民族的固有之偉大精神，得以迅速地滋長起來！這是作者的願望，也就是大眾的願望！

拓荒 廿九，一，廿日寫於赴港途中。

## 一 吳將軍的史略

吳將軍字子玉，山東省蓬萊縣是將軍的故鄉。生于一八七二年，一八九八年畢業于北洋武備學堂，曾任陸軍第三鎮管帶，第六協統領。及至民國成立以後，又任陸軍第三師第六旅旅長。

到了袁世凱擅自稱帝，雲南揭竿起義的時候，將軍率兵往討，奮勇苦戰，頗爲世所稱頌。

不久，曹錕任直隸總督，將軍便代理第三師長。自討平張勳之帝制運動後，將軍升任第三師正師長，此時已威嚇一時，咤叱風雲的大將軍了。

然而北洋政府命吳率兵往討西南政府，吳氏突頓兵衡陽，停止前進，並且發出和平的通電。因此，當時便有南北和平會議的出現。

翌年，吳氏被任爲直魯豫三省巡閱副使。到了一九二一年，又被升爲兩湖巡閱使了。一九二二年被任陸軍部部長，但吳氏拒不接受，因而作罷。翌年授上將銜，

晉爲孚威將軍。

迨至一九二四年，曹錕登總統之位，吳氏被任爲直魯豫三省巡閱使。

一九二四年直奉兩系發生戰爭，吳氏便榮任直軍總司令；於是，威名大震，舉國皆知吳佩孚將軍了。後因馮玉祥回戈相向，吳不幸而失敗了。但吳將軍並不氣餒心灰，相反的，不久又聯合張作霖起來，才保持了一部分勢力。

一九二六年，吳氏又奉命爲討赤軍總司令；可是，在一九二七年被革命軍戰敗了。從此隱居故都，以詩酒佛經自娛，過其晚景之樂。

「七七」事起，民族抗戰日益擴展，吳氏雖已隱居，但極關懷國事，足知其愛國熱誠，並不因年老隱居而稍減。及至天津淪陷，北平棄守，吳的環境顯然起了大變化。但吳氏始終以離開北平，逃往安全地帶是屈服怕死的表示，由是不管日兵進城，吳仍坐鎮城中。許多愛惜吳將軍的親友，皆竭力勸吳暫避他處，但吳皆嚴詞拒絕，絲毫沒有猶豫餘地。

日軍佔據了北平不久，果然便用了威迫利誘方法，請吳出山「共建東亞和平」。蓋日方深知昔日吳與國民黨有宿怨，請其出山，不致發生問題。豈知吳氏這樣的答

覆了：

「講和平很容易，先撤兵再說！」

直至吳逝世前一月餘，日軍仍想請吳出山任「新中央政府某要職」；吳氏仍然一本初衷，以「不撤兵」責日方。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四日，吳將軍因牙疾逝世于北平。一代的忠誠大將，從此遺留給我們的祇有他的不屈辱的偉大的人格，永遠地留芳於百世了！



## 一一 一生的英勇戰績

這裏所記述的，是吳將軍生平の英勇戰績，也就是吳將軍の最有威名の戰史。我們論人當然是有着歷史的關係，吳將軍雖然是在當時所站的立場，容有不同，但是吳將軍の倔強不妥協，和用兵の才能，我們是不可輕視的。

雖然，他到了北伐軍進佔武昌，被迫退後，從此一敗不振，這是英雄失了大勢所致，不能以吳將軍個人來論。在歷史上的例，是很多的。

現在把作者所搜集真確の史料中，整理後寫在下面，以供本書讀者。

直皖戰  
爭中的  
吳將軍

我們讀過歷史的，要明白直皖戰の歷史，就應該知道那時的中國北方軍隊，所謂北洋派，這派中的領袖人物，就是袁世凱，段祺瑞，馮國璋，曹錕等，都是在袁氏手下的健將。因為袁氏要想做黃帝，非要用兵力來壓服不可，所以在這時，北洋派的軍人，是盛極一時的。到了袁死，黎元洪繼任總統，北洋派軍人の團結，也還堅固，所以段祺瑞屢次下野，幾番登台，還是靠的這批

軍人的擁護。後來到了馮氏當國，段爲總理，爲了他們意見不合，弄得北洋派無形分裂了。當時，段爲皖人，他的一黨，便成爲皖系，馮爲直人，他的手下便稱爲直派。段氏的手下有所謂安福俱樂部者，都是一批著名的政客，專爲捧段而設。當時在新國會和政府中，都佔著很大的勢力。段氏在總理任內，屢次向日本借款，和日本訂立由濟南到順德，從高密到徐州的兩路契約。這便是舉國痛恨的，還有一種辱國喪權的軍事協定。至歐戰完結以後，又把協定延長，把參戰督辦事務，變改爲邊防督辦事務處。段氏仍任督辦，且派他心腹徐樹錚爲西北籌邊使。種種舉動，無非爲伸長皖系勢力的佈置，而對於直派健將，就是吳將軍，當時是立有戰功的第三師師長，反而多方壓迫，連軍餉都不肯給發。

當時吳將軍在湖南防地就撤兵北上，聯合直系將領，電斥安福黨人，而直皖戰爭就一發不可遏了。（原文見本書補遺）

直皖戰  
事兩軍  
交戰的  
一頁

吳佩孚將軍在這時，原是直系領袖曹錕的人才，曹因自己出身負販，學識毫無，對吳將軍甚爲信任。吳將軍在那時，就由曹錕出面，請免交通曹毓雋，財政李思浩，司法朱深三個總長的職任，並請斥免籌邊使徐樹錚

，而虎踞關外的奉派首領張作霖，也電請徐世昌免徐樹錚職。段氏方面也逼着徐氏免曹錕軍職，一面組織定國軍，和直系的吳將軍部隊，開始打起來。

當時吳將軍，就接到了免職褫職命令，雖然心裏很憤恨，但是還不願自己火併起來。及聽到皖系已積極備戰出兵，已發生正式動員令，分兵十路來攻。

那時，直系聯名通電全國，一面由吳將軍充任討賊軍前敵總司令。所屬軍隊，除東西兩路總指揮外，有第四混成旅，第一，第二，第三，第五混成旅和第一旅，第二，第三，第五，第六旅各部隊，各帶所部，由京漢京奉兩路進發了。

當皖直兩軍漸次接近的時候，段見吳將軍的戰蹟屢戰屢勝，自己心裏就寒起來，但是也祇好硬着頭皮向前邁進了。

到了這一年（民國九年）七月十五日皖系就用徐世昌的命令，發出通電，宣佈吳將軍的罪狀，他底通電是這樣的：

「爲檄告事，案查曹錕吳佩孚等，目無政府，兵脅元首，圍困京畿，別有陰謀，本上將軍已于本月八日據實揭劾，請令拿辦；罪惡確鑿，誠屬死有餘辜！九日奉大總統令，曹錕褫職留任，以觀後效。吳佩孚褫職奪官，交部懲辦。令下之後，皖

部又迭電飭其撤兵，本政府法外施仁，寬予優容；該曹錕等應如何洗心悔罪，自贖末路，不意令電煌煌，該曹錕等不惟置若罔聞，且更分頭派兵北進，不遺餘力。京漢一路，已過涿縣；京奉一路已過楊村，進窺張莊。更于兩路之間，作擣虛之計；猛越固安，乘夜渡河，暗襲我軍。是其直犯京師，震驚畿甸，已難姑容，而私勾張勳出京，重謀復辟，悖逆尤不可赦！京師爲國家根本之地，使館林立，外商僑民，各國畢屆，稍有驚擾，動至開罪鄰邦，危害國本，何可勝言！更復分派多兵，突入山東境地，竟佔黃河岸南之李家廟，嚴修戰備，拆橋毀路，阻絕交通；人心惶惶，有岌焉將墮之懼。本上將軍束髮從戎，與國同其休戚；爲國家統兵大員，義難坐視。經呈明大總統，先儘京畿附近各師旅，編爲定國軍，由祺瑞躬親統率，護衛京師；分路進剿，以安政府，以保邦交！鋤奸凶而定國是，殲魁釋從。罪止曹錕吳佩孚等人，其餘概不株連。其中素爲祺瑞舊部，本不願爲彼驅役，卽彼部屬，能明順逆，識邪正，自拔來歸，卽行錄用。其擒斬曹錕等獻之軍前者，立予重賞！各地將帥，愛國家重風義，遵此急難，必有屢及劍及，興起不遑者，祺瑞願從其後，檄到如律令。」

段氏此電發出時，不知道吳將軍與全體直軍已早有通電傳遍全國。

吳氏底通電略謂罪莫大于賣國媚外，段執政借日款，用田人，假託參戰，練兵資敵。吳等實爲國家民族而戰等語。（原文見本書補遺）

吳將軍  
誘敵深  
勝入獲大

這時候，段曹兩軍已嚴重地對峙着。五日之間，居然血戰六次；作戰的區域，分爲三路：以京奉路線廊房一帶作爲東路，固安一帶作爲中路，琉璃河高碑店一帶乃是西路。

直系軍隊，不斷向西路開拔，來勢之兇，不是作者這枝笨而且禿的筆，所能形容其萬一的。吳佩孚將軍的大本營也就設在此地。

當開戰之先，聰明的吳將軍，先施用了誘敵之計，吩咐各營的將士，只許敗不許勝。不久，果然有段氏的軍隊分兩路而來了。由是，吳段軍隊便發生遭遇戰。吳底部屬軍隊，因違吳將軍之囑，便且戰且退，一直退出涿州。段氏軍隊，說起來也不算得笨拙了，他們在嚴密地搜索以後，才敢進城，當然，進城後，吳底部隊又被追逐了，一直追到斜坡店，吳軍才重整旗鼓，復列陣勢。但，奇怪得很，當列好陣勢，向段軍開砲時，他底炮彈，都不會炸裂。而且放步鎗也是無的放矢，信手亂放

。因此，段軍又勝了一陣，洋洋得意，樂不可支！士氣大振，追逐吳軍不肯稱休，但他們在追住不捨的時候，也很當心，在工兵等掘地不見地雷後，才向前邁進。

段軍中了大地雷

段軍一直追到了長辛店，看看直軍已遠遠地去了，由是便派遣偵察機一架，飛往偵察，果然發現直軍在忙亂地運送子彈。因而段軍便

自作聰明地斷定，直軍此次大敗，定是爲了子彈告罄的原故；于是乎，便下令倍道猛追。誰知道到了松林店，突地有一聲巨响，像山崩地裂一般，震動了天地。原來是大地雷暴發，前行的兩團人馬，頓時化爲灰燼。

西路段軍一敗塗地

段軍至此時還不知道是中了妙計，以爲這是吳軍的最後之斷路地雷，前途諒不至如何意外，依然奮勇向前。不意直軍早在樹林里，利用陰蔽的形勢，像螞蟻般埋伏起來了。等到段軍勢如破竹地向前時，便一齊合力地給以無情地攻打。砲彈個個開花，步槍槍槍命中，大非昔比。段軍第一與第二兩旅，敗得落花流水，僅僅剩下數十人。

這一天晚上，風雨雷電交作，吳軍的砲聲與雷聲配合起來，使疲于奔命的段軍，胆裂心驚，不知所措！

三天後，雖有援軍開至，但仍然是連連地吃敗仗。一天清晨，段軍正竭力頑抗的當兒，忽聞驚天動地的「殺」聲，原來數個混成旅由段軍後面打來了。腹背受敵的段軍，便宛如排山倒海般向後退却了。豈知好容易地逃到火車中，而車至中途，又被吳軍砲火轟擊，蛇似的火車連人，便化爲血肉堆了！

這一天上午，吳軍便佔領了琉璃河，檢查自己的軍隊，傷亡連失蹤，共亦百餘人。

東路段軍小勝而大吹大擂

但，這時候東路的段軍仍與直軍頑抗。北京公報上替段軍大吹其牛。然事實上，段軍的確在東路上有小勝。不過，西路一敗塗地，東路雖勝亦無補大事。因為，東路本非重要之地，蓋中隔天津，開起仗來，非常不便利，租界內洋大人財產，若被波及，豈非天大之事？所以吳佩孚將軍，對此不加注意，仍用誘敵之計，以逸代勞，直軍大隊駐紮楊村。但數戰之後，直軍敗得不堪，由是段軍捷報如雪片般，北京報紙，又大吹大擂了。

皖系將領吳佩孚奸電段除

不意，當此段軍大發捷報的時候，直軍大隊忽由黃村方面趕來助戰。前後夾攻，而段軍又大敗特敗了。且狼狽後退，自相擾亂，弄得

不可收拾！段軍至此完全大敗，不得不向直系投降了。率軍戰敗之曲同豐，更約合了邊防軍齊寶善等，共討國賊，又致電老段，電文是這樣的寫着：

「北京段督辦鈞鑒：同豐此次奉命出兵，本係盡軍人天職，及至交戰以後，實查各方情況，乃知我督辦，竟爲徐樹錚所利用，徐樹錚自隨督辦以還，十有餘年，平素對於督辦修業之舉，實無一事可述！而盜賣國權，把持黨派，濫發國幣，貽誤國計，則無所不爲，前此呂公望在京，所呈徐樹錚各項劣跡手摺，句句確鑿。而督辦諱其改悔，迄未聽從！對督辦則任意朦朧，對他人則假用號令。向日此等情形，曾屢進忠告，而督辦卒以同豐之語言笨拙，未肯深信。縱惡養奸，數年于茲！以致國事日非，大局破裂，叢尤聚怨，皆在我督辦一人之身！此外，與予朋比者，如曾毓雋，李思浩，朱深，王揖唐，丁士源等，皆屬一邱之貉，直以國家大計，爲三五人所私主。外間均云督辦利用樹錚等，而不知我督辦實爲樹錚等所利用！今大奸所指，全國一致，同豐受恩最深，不敢不進最後之忠言；即將徐樹錚等六人，速請大總統令交法庭，依律研訊，以治殃民禍國之罪！各省意見均以除去徐等六人，卽爲保全督辦名譽。奉直各軍立回原防，並請督辦察明此意此舉，實爲剷除國蠹！



對我督辦，仍爲竭誠之推戴，並無他意！除一二日內赴京面陳一切，謹先電稟。」

吳軍獲勝

這一次曹段雖戰得天翻地覆，但爲了交通不便，各報又未能刊載

京城大驚

，故卽與戰地只有咫尺距的北京，城內人民所聽所聞也全是不確實的。但，戰後不久，段軍傷兵不斷由前方運回北京，形勢極其狼狽，至此京城人民才

知段軍已大大失利，北京恐成危城，因而紛紛避往東交民巷者，日多一日。

到了這一年七月十七日下午，戰敗訊遍傳北京，人心惶惶，因之，當晚各城門都閉之大吉。京津間火車，也告停駛，人心更爲不安。這時徐總統亦不知所措。幸有姜桂題帶領毅軍十營進京，並聲言特來保駕，至是城內形勢才告轉佳。當時，這一大批丘八先生都駐在總統府內，由是總統的心也由忐忑而鎮定了。更因各城門咸有軍隊輪流看守，阻止潰兵闖進，民衆之心，也安起來了，一切好像都「化凶爲吉」。

徐允許直系的七項條件的經過

全月十九日，徐總統更派出幹員多名，分投吳佩孚及保定各個要

人接洽，並且一面告知老段許保障其生命財產。一面又下一道命令，

說是前方各路軍隊因誤會而致有移調情事，當經明令一律撤退原防，共維大局；但

據近日報告，戰事迄未停止，羣情惶懼，百業蕭條，嗟我黎民，何以堪此！况時方盛暑，各將士躬冒鋒鏑，尤屬可憫！應責成各路將領，迅飭前方，各守防線，停止進攻！聽候命令解決！用副本大總統再三調和之至意云云。當這命令發出後，直奉首領，立即恪守命令，聲言彼不進攻，我亦決不進攻。但既戰勝之後，自有應享之權利，即向徐世昌提出條件七種：

(一) 對段免職監視！

(二) 對子罪魁禍首從嚴懲辦！

(三) 對安福解散本支各部，黨員繳證書，黨魁奪公權！

(四) 對法律，應由國民大會公決！

(五) 對倡亂餘黨通緝懲處！

(六) 對籌邊使完全取消！

(七) 對西北軍完全遣散！

條件提出後，總統一一照辦，當于七月二十八日，先下令免去段祺瑞督辦邊防事務，及管理將軍府事務等職；並將邊防事務處及西北籌邊使等名義取消。惟對于

罪魁，各人主張不一，最後商定第一批十人。同時由大總統下令道：

「國家大法，所以範圍庶類，緬規于紀，邦有常刑。此次徐樹錚等稱兵畿輔，貽害閭閻；推原禍始，特因邊防軍隊，有令交陸軍隊接收辦理。始而蓄意把持，抗不交出；繼而煽動軍隊，遽動兵端，甚則脅迫段祺瑞建立定國軍名義，擅調隊伍，佔用軍需軍械，逾越法軌，恣逞私圖！曾毓雋段芝貴等，互結黨援，同惡相濟，或參預密謀，躬親兵事，或多方勾結，圖擾公安，並有濫用職權，侵及國帑情事；自非從嚴懲辦，無以伸國法而昭炯戒！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邛隆，梁鴻志，姚震，李思浩，姚國楨等，著分別褫奪官職，勳位，勳章，由步軍統領，京師警察廳一體嚴緝務獲，依法訊辦。其財政交通等部款項，應責成各該部切實澈查，呈候核奪；國家雖政存寬大，而似此情罪顯著，法律具在，斷不能爲之曲宥也！此令。」

老段辭

職下台

老段到此時，途窮路盡，一敗塗地；素所親信的門生屬吏，或降或逃，不見一個。老段一時怒憤充胸，即拿起手槍，向自己頭部射擊，左右在旁的人們，連忙上前阻止，只見槍彈閃閃地由段氏耳畔穿過。但，結果老段

依然無恙，站在段後面的一個衛兵，却遭了池魚之殃。在旁之人，此時皆不惜唇焦舌爛，苦勸老段，勿出此下策，後老段亦有所憬悟，由是親自寫了辭職書，呈請辭職。

至於其他各罪魁，自見了通緝令後，皆紛紛逃入使館或日人家內，託庇於外力，依舊是逍遙法外。

下令懸賞其他罪魁

因此，前總統令中所指之十人，無一拿到，由是總統下令，將十人照片懸掛各城門，各車站，並分別標定賞格：獲到小徐者賞三萬，其餘的二萬一萬不等，共計設賞金十七萬元，但迄無效果。

這些情形，只要看當時張作霖的電報通告，便可知梗概了。張電云：

「奉省偵獲由北京派來姚步瀛等十三名，親筆供認，受曾雲霈（毓雋字）等指派，並有定國軍第三師委任，給與大洋十二萬元，來省招募匪徒，在山里或中東路線一帶擾亂東省，使奉省內顧不暇，牽制奉省兵力。且據曾雲霈云，款項如果不足，即由哈爾濱綏北植木公司取用，不拘多少。該公司係曾雲霈所開，並說此事詳情，已與徐樹錚議妥，商承段督辦意旨，決定照此辦理等語。姚並自認爲督辦謀士，

一切計畫，均經詳細供明。」

又江蘇李督軍亦有通告云：

「據確實探報，王揖唐與青紅匪幫已有密切關係，匪首黃德林小麻子，現爲王揖唐之密友。王派之赴揚鎮一帶起事。又報匪首現寓上海民厚里；王揖唐囑季光恩組織暗殺隊在南京督署附近，拋擲炸彈。又報王派匪人赴句容，天皇鎮岳、王村與匪首任某接洽，已與無錫宜興匪徒聯絡，擬乘機作亂。又報組織三師兵，以抗蘇皖軍隊，已委季光恩爲皖省總司令，袁志卿爲清江浦揚州天長六合等處司令。王擬招募土匪與地霸向本官爲難，在蘇浙公然造反。以上報告皆來自可恃方面；是王揖唐叛亂，已達極點。蘇民無辜，何能任其搗亂？特宣佈真相，俾以周知。南京督署接有報告，王揖唐、季光恩等已派人分赴揚州淮安鎮江南京等處籌款一萬五千元，招致土匪情事。督署分飭嚴拿，……（節錄）凡緝捕此種亂徒者，無論死活，概予重賞！」

皖案王揖唐失  
逃後被  
追獲

原來王揖唐在哈同花園，杜門不見客。有些外部隨員，知道和議難成，都紛紛作鳥獸散，只剩下王氏親近的爪牙十餘人，陪王在內。

後來，花園中突連續地發現了兩次炸彈案，炸得連假山石都粉粉碎碎，幸未傷人，

王氏已心驚膽裂。

這時，因李純正與王反對，由是王便疑這炸彈案子一定爲李所爲，常想報復。

兩月以後，粵省護法諸總裁大約也是爲了爭權奪利之故，突起內訌，弄得四分五裂，廣西，雲南也各自爲政，勢將獨立。此種情形被揖唐知道，由是便暗地稱善，以爲時機已到，便大展交際手腕，結交議員。

不久，孫總理與伍廷芳等到滬，對於揖唐亦表同情，並齊唱統一。王見此情形，心中大悅，一面遣爪牙出外活動，一面派人到中央接洽，更正式電告中央，預備召開會議。此時廣西省亦派議和代表，預備出席。

不意開議未久，忽有人向江蘇督軍處報告：王揖唐勾結匪黨，圖亂蘇省治安。卽電請中央嚴懲，並要求上海租界予以引渡，因此王不得不脫逃了。安福勢力既已消滅，靳雲鵬便上台了。孫總統見和議大可有希望，便派李純爲代表，繼續開議。

李純本來是一個主張統一的人，遂密商岑春煊等，說是安福翦除之後，南方第一步最難辦的要求已達目的；其餘都可迎刃而解，儘可

李純的  
一 幕悲劇

與政府直接磋商，一面電致國務院，說是己身臥病在床，泄瀉不止，力辭代表之職。政府接到電報後，以爲督軍職務，還可暫時給假，最要緊的，總代表一職，無論如何不能准辭。中央派人面勸李純千萬勿離蘇省，務須力疾從公，打消辭意，李純不得已只得答應了。

豈知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南方各要人又意見分歧起來，互施武力了。陳炯明又率師攻粵，唐繼堯也陳兵滇北，和議又告壽終正寢。

這年秋天，李純委俞紀琦繼任江蘇財政廳長，因俞辦事能力不佳，羣起反對，輿論也一致附和。李氏不得已只好改委他人，羣情仍不以爲然。從此，李氏心中不免大受刺激，病勢日益重起來了。十月十日，總統授渠爲英威將軍，他也不大注意。

豈知第二天的夜間，李純竟用手槍自殺了，後來尙發現遺書五件，茲節錄一二如次：

「純爲病魔，苦不堪言！兩月不能理事，貽誤甚多，求愈無期，請假不准。臥視誤大局，誤蘇省；恨己恨天，徒喚奈何！……不得已以身謝蘇人，雖後世指爲誤

國亡身罪人，問天良，求心安，至一生爲軍人，道德如何，其是非以待後人公評！

……」

「和平統一，寸效未見，殺純一身，愛國愛民！素願皆空，求同胞勿爭權利，救我國於將亡！純在九泉亦含笑感激也。……」

當由江蘇省長及齊幫辦，急電府院，並通告各省，聞者莫不哀悼。蘇省民衆尤爲感念不已。

直皖戰  
後的紛  
亂事件  
又一起

重了。

從此以後，整個中國更陷於羣雄爭霸的大紛亂中，一天比一天嚴

蘇省督軍一缺，便由齊燮元代理。不意天下事無獨有偶，不到幾個月，又有陝西督軍自裁的事；政府因各方面關係，忽命令陝西督軍陳某解職，即任閻相文爲陝西督軍。但陳豈肯服從中央命令，把陝督一職交出？由是前後兩督，不免衝突。不久，新督閻相文，忽在督署中飲彈畢命了。死時身旁有一枝手槍，解起他的衣鈕，便看見胸旁有一大傷口，係槍彈所擊。再搜查一下，則在死者衣袋裏發現遺囑一紙上書：



「此次入陝，眼見時局多艱，生民塗炭，自愧無能挽救，不如一死，以謝天下！」等語。

後陝督一職，即由馮玉祥氏代理，但對於閻相文的死，外間人均猜測爲被刺而死的。

上面牢騷了許多話，雖然都並未說吳佩孚，似乎有些文不對題，閒話太多。但這些話與將來吳佩孚出動很有關係，且這些話也寫盡了吳佩孚當時，是處在一個怎樣紛亂的緊張時代中。

這時鄂省的省長王占元，名譽甚劣，鄂人一面向政府請願，一面遣人到保定去，運動吳佩孚，在南方的鄂人，也向湘省請願，要求出兵把王占元驅逐。

吳將軍  
爲兩湖  
巡閱使

後來各方都願意接受鄂人要求，吳佩孚也親自南下。不久戰端爆發，鄂省王占元部隊，屢屢失利，最後敗得落花流水，王占元卒被驅逐了。由是，鄂省政府，重新改組，中央下了三道命令：

(一) 准王占元免去本兼各職。

(二)任蕭耀南爲湖北督軍。

(三)特任吳佩孚爲兩湖巡閱使。

一落筆，難說兩件事，方才只講了吳氏爲兩湖巡閱使，却未說及當時吳佩孚受了中央委託，以全權主持湘鄂戰事。

吳氏到武昌後，連日與湘省磋商條件以期和平解決。但湘省援鄂之原意，自稱是扶助鄂人自治。吳氏亦力勸省議會通電，實行制憲，並與以種種有利於湘軍之條件。蔣作賓等均甚贊成，惟湘軍援鄂總司令宋鶴庚，對於各項條件，都不容納。蔣、夏、孔各人的兵力很薄弱。又因與湘省有密切的關係，不能不受他的牽制。因爲宋鶴庚主張所部軍隊無論怎樣，都不肯退出鄂境的。但是吳將軍對這樣是不肯承認，所以雙方就決裂了。在吳將軍的主張，非把湘軍趕出了鄂境，把鄂省的失地收復，是不能議和的。因此雙方遂於十七日就下總攻擊令。吳佩孚令所部軍隊，一星期克復岳州，自己親赴戰線指揮一切。在漢口方面由杜錫珪，蕭耀南担任防務，在武昌漢陽，概由蕭氏担任維持治安的責任。此外是第三師第二十四師第二十五師軍隊，一律開赴前線，一部在金口方面，一部在官埠橋，陸路總算布置定妥了。水路

方面就由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的所部軍艦來幫助。

吳佩孚這次破岳州，當然得了水陸兩軍的夾擊之成功。

吳將軍  
奮勇破  
岳州的  
經過

當時金口一戰，湘軍曾借得鹽款稽核所大船三隻，滿載兵士，到了江中，曾被楚豫砲艦擊沉，就是當時長江南岸的湘軍，也被他艦轟擊，不能立足，在半夜時湘軍被迫退守長江；江岸架大砲扼守。雖甚艱苦，仍無退縮之意，在這時候，趙恆惕曾派高級參謀至新堤申請議和，吳佩孚允許停戰兩天，但南軍代表所提條件，絕對不能相容，吳將軍特開軍事會議，多數主張完全拒絕，非直搗長沙，為城下之盟不能歇手。於是雙方又開大戰，吳便親往中伙舖督戰。士氣為之一振，約數小時之久，南軍因子彈缺乏，接濟斷絕，死傷很多，北軍遂將中伙舖佔領，於是新堤嘉魚蘄州，均無南軍蹤跡，當蘄州爭戰，直軍協同楚材同魚雷三兵艦，竭力進攻，南軍死守不退，直軍無法，見蘄州北面有一橫堤，乃乘黑夜令人坐了小艇，將堤圩決斷，江水遂如潮湧而進，湘軍出于不意，慌慌逃遁已溺死數百人，輜重盡皆損失，最可憐的，是左近居民，約有一千六七百戶，正在睡夢中，遭此浩劫，男女老幼，淹沒三千餘口，牲畜米糧漂流更難數計。吳便接連打了幾回勝仗，

想乘破竹之勢，將汀泗橋及威甯官埠橋兩處要隘奪下，軍事便可大定，汀泗橋已在彼此攻守，惟威甯方面，戰事應如何計劃，非親往視察一週不可，正在預備發行，忽行轅外面遞進了一封信，信面上寫着天津梁寄字樣，連忙拆開看信上寫道：

「子玉將軍麾下，竊聞煦乘之珠，以暗投人，鮮不遭按劍相視者，以鄙人之與執事，夙無一面之雅，而執事於鄙人之素性，又非能灼知而推信，然則鄙人固不宜於執事有言也。今既不能已於言，則進言之先，特聲明者數事：其一吾於執事絕無所求，其二吾於南軍絕無關係，其三吾對於任何方面，任何性質之政潮，絕不願參與活動。吾所以不避唐突致此書於執事者，徒以執事此旬日間之舉措，最少亦當與十年內國家治亂之運有關係，最少亦當與千數百萬人生命安危有關係。吾既生此時此國，義不容默然而息，抑爲社會愛惜人才起見，對於國中較有希望之人物如執事者，凡國人皆宜盡善忠之義。吾因此兩動機，乃掬其血誠，草致此書，惟執事垂察焉，此書到時，計雄師已抵鄂矣。執事胸中方略，非局外人所能窺，而道路藉藉，或謂執事將循政府之意而從事於武力解決。鄙人據執事既往言論行事以卜之，殆有以信其不然，君果爾爾者，則不

得不深爲執事惜，且深爲國家前途痛也。自執事捷伐安福，迅奏膚功，而所謂現政府者，遂托庇以迄於今日，執事立意，豈不以爲大局自茲粗定，將以福國利民之重責，付之彼輩也。今一年矣，其成績何若，此無待鄙人詞費。計執事之痛心疾首，或更有倍蓰於吾儕者。由此言之，維持現狀之決定，不足以謀自安，既洞若觀火也。夫使現狀而猶有絲毫可維持價值，人亦孰欲無故自援，以重天下之難。今彼自身既行取德無可維持之資格，則無論維持者，費幾何心力，事必無所救而徒與之俱斃。如以執事之明而猶見不及此，則今後執事之命運，將如長日衣敗絮行荆棘之下，吾敢斷言也。而或者曰，執事之規畫，殆不在此，執事欲大行其成，則不得不以武力排除諸障，執事今挾精兵數萬，投諸所向，無不如意，且俟加海內以後，再徐語於新建設也。執事若懷抱此種思想者，則殷鑒不遠，如段芝泉，芝泉未始不愛國也，彼當洪憲復辟兩役，拯國體於漂搖之中，其爲一時物望所歸，不讓執事之在今日，徒以解民治之精神，且過恃自己之武力，一誤再誤，不幸自陷於窮途。此執事所躬與周旋，而洞見癥結者也。鄙人未曾學軍旅，殊不能知執事所擁之兵力，視他軍如何，若原就軍

事論軍事，則以鬻粉湘軍，誰曰不可能。雖然猶宜知軍之爲用，有時不惟其實而惟其名，不惟其力，而惟其氣。若徒校實與力而已，則去歲畿輔之役，執事所部，殊未見其所以優勝於安福，然而不待交綏，而五歲之童，已能決其勝負者，則名實使然。是故野戰砲，機關槍之威力，可以量可以測者也，乃在輿論之空氣，則不可測量。空氣之爲物乃至弱而至微，及其積之厚，而煽之急，順焉者乘之以瞬息千里，逆焉者則木可拔，而屋可廢，雖有賁獲，不能禦也。輿論之性質，正有類於是。二年來執事之功名，固由執事所自造，然猶有立守執事之後，而予以莫大之聲援者曰輿論，此諒爲執事所承認也。嗚呼，執事其念之，輿論之集也甚難，去也甚易，一年以來，輿論之對於執事，已從沸點而漸降下矣。今猶保持相當之溫度，以觀執事對於今茲之役，其態度爲何如？若執事之舉措，而忽反其大多數人數心理之豫期，則緣反動之結果，而沸點則變零點，蓋意中事也。審如是也。則去歲執事之所處地位，將有人起而代之，而安福所卸下之垢衣，執事乃拾而自披於背肩，目前之勝負，抑已在不可知之數耳！如讓一步，卽現政府所願望仗執事之威，掃蕩湘軍，一舉而下岳州，再舉而克

長沙，三舉而抵執事功德夙被之衡陽，事勢果至於此，吾乃不知執事更何術以善其後。左傳有言盡敵而返，敵可盡乎？試問執事所部，有力幾許，能否資以復滿洲駐防之舊，試問今在其位，與將在其位者，能否不爲王占元第二，然則充執事威靈所屆，亦不過恢復民國七八年之局面而已，留以醞釀將來之潰決已耳，於大局何利焉。况沈焉在執事之後者已大有人在。以吾儕局外所觀察，彼湘軍者或且爲執事將來唯一之良友，值歲之不易，彼蓋最爲能急執事之難，執事今小不忍而齏粉之，恐不旋踵而不勝其悔也。執事不嘗倡立國民大會耶！當時以形格勢禁，未能實行，天下至今痛惜，今時局之發展已進於昔矣。聯省自治，輿論望之若渴，頗聞湘軍亦以此相號召，此與執事所夙倡者，形式雖稍異，然精神膺合无间也。執事今以節制之師，居形勝之地，一舉足爲天下輕重，若與久同袍澤之制軍左提右挈，建聯省的國民大會之議，以質諸國中父老昆弟，夫孰不踴躍三百以從執事之後者。如是則從根本上底定國體，然後率精銳以對外雪恥，斯乃吾愛國之軍人，所當有事，夫孰與快閱牆之忿，而自陷於荆棘之中也。鄙人比來日夕涉於典籍，於時事無所顧問，凡此所云，或早已在執

事規劃中，且或已在實行中。則吾所言，悉爲詞費，執事一笑而拉雜摧燒之，固所願也。若於利害得失之審擇猶有幾微，足煩尊慮者，則望稍割片晷，垂意鄙言。嗚呼，吾頻年以來，向人垂涕泣以進忠告終不見採，而其人事後乃悔其吾言之不用也，蓋數輩矣。吾與執事無交，殊不敢自附於忠告，但爲國家計，則日視執事以無悔而已，臨風懷想，不盡欲言。

吳將軍看了信後，哈哈大笑說：古人說的得一知己，可以無恨。今天任公但從表面上推測，怎樣能知道我的懷抱呢？卽就湘軍而論，我自從帶兵南下，並未存有用武力征服湘省之意。不過湘軍恃了他方張的銳氣，無任意的要求，時局永無解決的日子。不能不叫他稍嘗挫敗滋味，自然容易就範了，况且君子不爲己甚，我與趙恆惕交好有年，又豈肯給他下不去呢？

督戰汀泗橋  
轉汀泗橋  
爲勝

吳將軍當時看了信，就帶領衛隊等，由鮎魚套乘車赴咸甯，見湘軍雖有葉開鑫，及陳嘉佑，易震東等混成旅，共有一萬餘人，好在豫軍總司令趙傑，帶領大部人馬，已由火車趕到，足資抵禦，儘可放心，當囑令得勝後，嚴守防線，勿必進攻，再等後命，吳將軍遂至汀泗橋督戰，二十三日下令總



攻擊，湘軍也因這回戰事，爲南北勝敗關頭，非常慎重，趙恆惕親向將士慰勞勸勉，軍心極爲振奮，當在官塘驛（在汀泗橋中伙舖中間）開始接戰，雙方砲火均極猛烈，從朝至暮死傷甚多，惟防線仍無變動，湘軍忽出奇計，趁着夜深月黑的時候，派出敢死隊五百人，改扮行旅模樣，身邊各藏手槍炸彈，從小道繞過汀泗橋側面，一聲吶喊，手槍炸彈齊向直軍拋射，直軍事出不意，突出迎戰，倉猝間，弄得手忙腳亂，旅長陳嘉謨腿上早中了五顆彈子，稍一遲延，防線已被衝動。湘軍見已打勝仗，勇氣百倍，第二天早上，又向官塘驛正面猛攻。直軍前線疲倦不能支持，旅長董振國下令將前線調至後面，後隊調當前線。正在移動時，忽聽得陣後炸彈爆發，全軍自相驚擾，不能成陣。湘軍在高阜處望見，放起開花大砲，向陣中打來，直軍不能支持，紛紛潰散，靳雲鶚所帶的第八師混成旅，竟然全軍覆沒，其餘第三師二十四旅第十五師第十三混成旅豫軍第一旅，均受重大損失，湘軍遂將汀泗橋佔據，吳將軍得報，飛馬趕到，立將首先敗退的某營長提到軍前正法。並說：今日的事，有敢退後的，某營長便是榜樣，兄弟們有血性的快隨我來，部下軍隊頓增勇氣，各衝鋒冒彈，跟隨前進。中途忽見一炮彈迎面飛來，正在吳將軍身旁落下，聽得

轟然一聲，石破天驚，左右衛隊副官十餘人，均已血肉橫飛，不知去向，獨吳佩孚依然無恙，舉起指揮刀督軍前進，不過面目間，受了烟火的薰灼，蒙了一層黑翳，黃色軍服，濺滿血花，變做深紅色罷了。兵士望去，疑是天神下降，越顯得威風凜凜，都說他暗中有鬼神保護，更加死力向前。吳佩孚便又令軍士棄去槍械，用刺刀砍刀向前衝鋒，湘軍也持刀接戰，戰到日午，湘軍困頓不支，漸漸退却，汀泗橋遂被直軍奪回。統計這兩天的戰事，直軍雖然失去旅長一人，團長團副各一人，陣亡營長二人，排長連長以下，死傷者更難以數計，已覺得不償失。更加上湘軍方面，死傷總在四五千人以外，還有受傷兵士，斷手折足，在醫院奄奄待盡的，也有千餘人，可不是浩劫麼？

議定兩  
湖湘省  
協定四  
項

當將軍奮進奪回汀泗橋的時候，他所派的第二十四師師長張幅來，也乘了江犀兵艦，趕赴衆山。督同海陸軍，將城陵磯佔領，從此岳州無險可守，已岌岌不可終日了。吳將軍又接到曹錕派員解到餉銀一百萬元，愈加活動，吳將軍帶同所部，節節勝利，指日已到岳州城下，下令開炮攻打，豈知連放幾炮，城上並無人抵禦，吳佩孚大為詫異，叫人進城探察，纔曉得趙恆惕見大事已

去，帶領殘軍，開放南門，向長沙去了。吳即整隊進城，將岳州完全佔領，居民安堵，市肆無驚，當時左右還有勸吳乘勝追趕，可以直搗長沙的。吳勃然道：我與趙公交誼不薄，此次進占岳城，事實出於萬不得已，豈有再去逼迫他的道理。至於我向來不喜窮兵黷武，難道你們隨我多年，還不知道麼？到了這時候湘軍已完全退出鄂境，吳的目的已達自以商量議和條件，最爲要事，蕭督軍親至岳州，與吳將軍會面，並有北方派來代表張一麐，張紹曾，張鈞，孫定遠。湖南代表旅長葉開鑫，參謀長王承斌等，均已到齊。遂定於三十一日大開會議，即由吳將軍担任主席，當時會議的結果，協定條件四條如下：

(一) 以岳州臨湘一帶歸湖北軍管轄。

(二) 平江臨湘以南，爲湖南軍管轄區域。

(三) 保留湖南總司令趙恆惕的地位，援助湖南自治。

(四) 兩湖聯絡，仍繼續進行。

結果，吳將軍正在派遣代表，分赴各省勸請一致行動時候，以達到聯省自治的目的。爲了宜昌被川軍劉湘所困，吳就親赴前線去了！

親解宜

昌之圍

不料川軍劉湘部隊，在這時候，直向宜昌猛撲，當時吳將軍聽得宜昌被困的消息，正在籌付對策時，第二次的探報又到，據說川軍攻勢甚大，已斬殺吳將軍的部屬落江而死的有二三千人，現在川軍已佔據了江南沿江地帶，用大砲向城內進攻，宜昌危在旦夕了。吳將軍因岳州係新下，防守事緊要，當時隨下令連夜派去援軍，但因川軍奮勇乘勝追上，城中雖死力抵禦，被川軍圍困數重，破而復克者數次。宜昌鎮守使趙榮華連電告急。吳將軍見此情形，非自己出馬不可，只好將岳城防務託付了蕭耀南，自己直向宜昌趕上。待趕到前敵，天已昏黑了。遠遠地看見川軍，正在砲火連天，向宜昌城內攻作，吳軍大喊一聲，殺向前去，川軍正在戰得高興，忽從砲火中看見吳字帥旗招搖空際，知是吳將軍親到。平日本已久聽他的威名，此時不由得魂飛膽落，自相驚擾起來，吳將軍趁勢親開機關砲猛攻。川軍各顧性命，四散逃潰，宜昌頃刻解圍，城裏守兵一齊殺出，同向川軍追趕，川軍逃不及的，或中彈倒地，或墮入江中，死者不計其數，殺到天明，所有南岸磨盤山，翠佛山，五指山等處著名的險要，盡被奪回。方纔安營下寨，吳將軍進城與趙榮華面籌防守事宜，休息數天，先行奏凱而回。這回所坐的乃

是楚豫兵艦，從長江順流東下，艦旁裝設着機關大砲六架，中桅頂上掣起帥字紅旂，迎風飄展，所有沿江要塞各砲台，以及停泊的砲艦，老遠的瞭見，均各鳴砲致敬，一路隆隆的聲音，不絕於耳。

吳將軍到武昌，蕭督軍劉省長等在碼頭迎迓。兵艦一到，軍樂齊奏。吳上岸後，與迎接者同乘汽車至督署，當天蕭督軍就設筵款待，在武昌勾留了幾天，吳即動身回洛陽，並繞道到保定爲曹祝壽去了！

奉直第一  
次戰爭中的  
吳將軍

講到奉直戰爭，我們又要明白這次戰爭是潛伏於直皖戰爭而來的。

當民九皖直之戰，段吳之戰，關外的張作霖，也曾出兵助直，皖系敗後，段免官釋甲下野歸田，全國政權，都轉移在直系之手。但是奉派因助戰有功，當然也分嘗一燴，張以鎮威軍名義，駐屯部隊於關內，於是北方軍人，又分出奉直兩派，兩雄不能並立，衝突自在意中。到了民國十年，梁士詒組織內閣，引用陸宗輿，曹汝霖等，謁意交驩日本。那時正在美國華府會議開幕的時候，我國和日本交涉，形勢非常險惡，國人痛恨日本的時候，梁閣偏主張親日，關外的張作霖和他一氣，那麼

直系就找到這個題目，和奉派反臉了。十一年一月，吳將軍就大胆地第一個出頭，通電攻訐梁閣，奉派自然也不肯相讓。雙方自四月廿七日起，就在馬廠，固安，長辛店等處開始衝突。

吳將軍在這次的戰爭中，結果又大敗奉軍，張作霖退回關外，全國政權，完全盡入直系之手。在那次戰爭以後，吳將軍的威名，更大震全國了。

吳將軍  
在政府  
國會大  
顯身手

直系雖然打敗奉軍，但以徐總統素來和奉系接近，常思挑撥各方，互相牽制，以遂其縱橫利用的手段，便由曹錕吳佩孚出面，將他逼下台去，仍請前總統黎元洪，再行接任總統，六月十三日，黎氏下令撤消六年解散國會的命令，於是舊國會可得復活，黎於上台之前，又曾有廢督裁兵的主張。當時直系為要利用他上場，只得和他敷衍。後來黎氏登場，爲了貫徹他的主張，又被直系等嫌惡，就任一年，結果又被迫下野了。

因爲在直系那時的主張，對黎氏原是一個過渡時期，暫時利用他的。所以結果，直系的曹錕就上了台。當時曹錕是用重金由衆院議長吳景濂收買議員，選舉他自己爲總統，所謂賄選越劇就成爲我國歷史上的一大污點。吳將軍一生最受人責難的

，也就是他祇隨從曹錕，就被人目爲這件事的有力的主動人，使全國人民反對，其實吳將軍當時也是竭力反對的。於是各方討曹的通電，也如雪片的飛來，因此又引起了第二次直皖直奉的戰爭了。

奉直再戰吳將軍一敗塗地

到了我孫總理出任大元帥，通電討曹，東北張作霖，和直系已有大仇，東南方面，浙督盧永祥，上海護軍使何豐林，原屬皖派人物，久成直系眼中釘，屢欲撤調他們，因盧爲北洋前輩，資望素重，直系恐失人心，未敢輕動，張兩方，已和西南訂立三角同盟，共同對直作戰，至十三年夏，直系收服福建，原駐該省的臧致平楊化昭兩枝軍隊，投於浙，盧就把他們收容起來，所以直系就很難再忍下去了。當時就有蘇皖贛閩四省攻浙的事，浙盧滬何雖然竭力抵抗，但是直系孫傳芳已攻入浙江，盧永祥也不得不下野了，這就是直皖二次的戰爭，也是江浙之戰。

吳將軍，在這時候，也爲了江浙之戰所引起，第二次發生奉直戰爭，東北張作霖和吳將軍就相持於山海關，正在勝負不分的時候，馮玉祥因和吳氏反對，遂在前敵班師回京，和王承斌等，共組國民軍，馮氏任總司令，舉段祺瑞爲大元帥，幽曹

錕於延慶樓，暫以國務總理黃郛代行職權。吳將軍爲了後援既絕，全軍瓦解，不得已祇好逃到南方來，由滬轉蘇到漢，就依他的部屬鄂督蕭耀南，在那時，這不可一世的吳將軍，就一敗塗地了。從此再不能重振軍威了。

和革命軍  
再抗兩湖  
就此結束  
英雄偉業

我們知道吳將軍，從第二次奉直之戰，馮玉祥中途班師回京後，使吳將軍後援斷絕，就此吃了敗仗。擁段上台，名爲執政，事實上大權仍操在擁他上台的一班軍人手裏。我孫總理因段派有和平誠意，但是大權旁落，後孫總理逝世後，蔣委員長就秉承總理遺囑，建立國民政府於廣東策源地，然後按照建國程序，實施第一步軍政時期，由近及遠，先肅清廣東內部的叛徒，方由蔣委員長爲總司令，誓師北伐。在那時北方直系，就是吳將軍要圖再起，就聯張作霖來攻馮玉祥，以報前仇，局勢又生變化了。

到了直系孫傳芳佔據蘇浙贛皖閩等五省，稱聯軍總司令時，馮氏已被逐出外面去了。吳將軍就親率重兵，和蔣委員長的國民革命軍相抗於兩湖，結果因國民革命軍，在那時的各省市民衆，老小都知道革命軍就是救國的軍隊，所以得到當地的人民幫助力量不少，羣起協助革命軍。所以吳將軍，就被蔣委員長，打敗在兩湖了。



吳將軍就離去了武昌，從此，就放下兵權，不再從事國家大事了。吳將軍的一生偉業，也從此了結了。

### 三 幾則有趣的軼事

著名于  
世的三  
不主義

民族英雄岳武穆有「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的遺訓，吳將軍平效法岳武穆，因而也產生了「三不主義」。不知怎的，這「三不主義」，在早年，即已傳遍民間，深刻在大多數人民的腦海中了。尤其是北方人民，一提起吳孚佩將軍，便非說起他底「三不主義」似乎便有說不出的難過。

據民間所傳的吳將軍之「三不主義」是：「不愛錢，不納妾，不住租界與不出洋」。但是也很有好些人說他底「三不主義」是：「第一不媚外不賣國，第二不割據地盤，第三不好貨財」！其實，兩者同樣是他底主義，不過，前者傳說較普遍而已。上面吳將軍的二個「三不主義」，並非作者在這裏瞎說，都有事實可以證明的。他下野以後，息影家居于北平，生活一點不富裕甚至有時欠過房租，足知他雖在政治舞台上當過主要角色，但他並未搜括民脂，下野以後，仍是一個兩袖清風，一襲布衣的一個人。這是不愛錢的明證。至於他底不納妾呢？事實很明白地告訴

我們，他並沒一個妾。再則，他底不住租界不出洋之主張，更是有目共睹，世所共知。他居北平，八年來足跡未越過城外一步，與北平只有咫尺之距的天津租界，他也連走都不願走。

至于後者的「不媚外不賣國」，「不割據地盤」，「不好貨財」，的「三不主義」也有事實證明：

當年，他反對北京政府借用外債（尤以其反對金法郎案最熱烈），病時不求治于使館界內的外國醫院，北平淪亡時，不特不離開，而且嚴詞拒絕出任偽職，這些事實，便是不媚外不賣國的鉄一般事實的明證。

當年他不任河南，湖北等省督軍，曹仲珊授爲直魯豫巡閱使，他一再託辭，而在洛陽練兵，這便是不割據地盤的證明。

吳將軍一生始終能夠堅持到底，這「三不主義」，便是他偉大人格的基礎。

你幹嗎  
不打？

民國廿年，「九一八」事變發生，瀋陽等相繼淪陷，此時吳將軍適由川北上。當吳將軍至包頭時，張學良卽由北平派人赴包頭接吳將軍到北平。車抵西站時，張學良戎服鵠候。吳當見張時，不說一切酬酢之話，開口

第一句便是：「你幹嗎不打？」使得張氏及張的隨員許多威風凜凜大軍官們莫不面面相覷，爲之失色。於是張學良囁嚅地道：「我們力量不夠呀！」吳說：「現在我來了，不怕沒有力量！」「死」字便是我們軍人最大的力量！由是，張氏勉強地含笑而言，「是的，現在老伯來了，一切好辦了！」

吳將軍  
之謎

在湖北與四川接壤的地方，因爲山脈連互，造成了奇「峰」插入白雲的險絕人寰的天然形勢。于是乎，頗有古代之風的所謂「神匪」，便聚集其間，其實也就是「白蓮教」的唯一的絕無僅有之大本營。同時，其他的川鄂湘一帶的「神兵隊」，也混于其間。他們憑符咒，拜星斗，自稱有百神護佑，刀鎗概不能傷其體，大有當年禍國的「義和團」之風。而且，作戰或不幸中彈而亡，他們不說神仙不靈，反而歸咎到自己的信念不堅。

民國某年，吳佩孚將軍由北方南旋，路經這一個神祕而恐怖陰絕的深山裏，他底隨員等也跟着走，迤邐于羊腸般的小徑之上，提心吊胆，惟恐土匪到來。果然「說起曹操，曹操便到」，他們正在心靈忐忑着的當兒，一羣身材魁巍粗眉大眼的「神匪」兇猛地向前直衝上來，攔住去路，似乎非索「買路錢」不可。

雖然，形勢緊張，火迫眉睫，但吳佩孚將軍並不手忙腳亂，不知所措；益且從容自若不慌不忙地，親筆寫了三個大字：「吳佩孚」，命部屬遞給匪徒。果然，這三個字「吳佩孚」，像令旗一般靈，匪徒一見，便高喊道：「我們全是來迎接吳將軍的！吳氏的隨員們，莫不引爲驚奇，且喜得有些「飄飄然」了。不久，遠遠的派人來道：「我們寒主們，未奉將軍允許，不敢冒昧來見。不過，已代吳大人預備好了糧秣和響導」。吳答：「好的，拿我的名片謝謝他們厚意！請他們不必來吧！響導我借用，糧秣我受領。」

由是，吳將軍在一路中，便得了匪徒的接濟而一帆風順地到了四川。吳將軍的隨行們，都覺得恍惚是一場匪劇。

後來，吳的舊部南來時，路經這個匪區時，也往往被攔劫，但是只要聲明是入川謁吳的，匪徒便將劫物全數歸還，且待以上賓之禮，甚至贈送盤費給他們。

此外，北方各股土匪，常有掛了吳像而奉敬若神的。

但是爲什麼？吳氏與土匪結了不解之緣，並不是因爲吳或出身于匪，實在因爲吳的「不要錢，不勒索百姓」之好聲譽，早已爲帶有俠義氣概的土匪們所欽敬。且

吳氏以關岳自命，更投合了土匪的思想。

一段出

身佳話

許多人多說曹仲珊是吳佩孚的恩人，其實，任吳氏祕書長的郭亮來，固受曹的提拔，但在未任營長前，則完全由郭提拔。下面這段佳話，便是說這個事實。

當年登州府地府勾結劣紳爲惡，從事敲作勒索，人民莫不恨之刺骨。有一天，地府與劣紳們舉行宴會，盡情歡樂，搭台演戲，簫管大作。豈知正在大家興高采烈的時候，突然砰的一聲，許多知府的內眷都不約而同地從凳上滾到地下，原來有人推翻了坐櫓。但接着便溜走了，溜得形影俱無。地府大人氣沖斗牛，大有非把這「壞小子」抓來不休之勢。後來查明，原來這位「壞小子」非他，即是吳秀才。因此，吳秀才便開罪了巨室，不得不離家別井逃到北平。結果做了異鄉流落者。

他爲了流落異鄉，生計艱難，只得擺設課棚，以占人休咎爲業了。雖然，問津者寥寥晨星，但吳志不此，不久即決心投筆從戎。結果投到吳長慶的幕府郭亮臣處，當一個勤務兵。有一天，他的幸運萌了第一根芽，他向郭報告，說是公文中錯了

一個字。郭吃了一大驚問道：「你也認識字嗎？」於是，吳佩孚便歔歔哭泣地訴了自己的身世，郭極表同情。從此郭與他同桌用膳，非常尊重他了。並且不久即將吳佩孚送往保定陸軍測量學校肄業。

吳氏對郭如此款待，感恩異常之深，每當郭染恙臥床時，他必日夜服侍，事之如父母，這就可證明吳氏的確是一個多情厚義的人。

保定陸軍測量學校畢業後，吳佩孚在軍隊中供小職。迨至高麗之役，袁世凱派吳佩孚爲前方間諜，吳因測繪高麗地形頗有功績，回國後，袁賞其白銀，命其回里完婚。婚後，吳奉派爲東三省下級軍官。因此，他對於東三省形勢，極其熟悉。

當年陸軍第三師開駐湖南時，可以說是吳的黃金時代，該師初進洛陽的時候，吳氏任師部副官長極受曹錕的器重。職是之故，吳從此便步步高升，到了衡陽「兵諫」時，吳已成爲聲名洋溢的威嚇一時之大人物了。

到了南北混戰時代，吳氏以重整「北洋系」爲己任。他在段內閣「南征」策略下，把湘軍驅往彬永一帶，他且握着「適可而止」的機理，卽此勒馬不前，停止前進，深知北軍若再深入湘南與桂粵：勢必至轉勝爲敗。此時他更極力反對從事內爭的

安福系，且主張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所以，段吳之有終身仇，乃世所共知，到了段祺瑞失敗後，直系的要人等，使擁護曹錕爲總統。當時吳氏反對甚力。

他說：「他們那里是在捧三爺？其實是想把三爺裁下去呀！」同時，從事離間吳曹者則謂：「誰說子玉忠于三爺？子玉反對三爺做總統是想着自己去做呀！」

曹錕平日對於吳將軍的忠告，雖然素來是不考慮，但，自從這次的賄選總統的事，以「子玉雖親不如總統親」，不納吳氏的忠言。吳在此時，既不能像對付老段一樣來一次「兵諫」，那麼當然只好到洛陽去，採取不聞不問的消極抵抗了。其實，吳的反對曹任總統，的確是出于善意，且是始終一貫的。當曹在延慶樓恢復自由的時候，馮早欲舉曹復任總統。吳恐曹不能自制，而一誤再誤，由是急囑秘書易君代曹擬了一張辭電發出，所以後來曹也只爲專就吳的主張了。

第二次直奉戰爭，是吳進于逆境的開始。那時馮玉祥悄悄班師頗使吳將軍感到「頭痛」。那時吳在京奉鐵路指揮戰略，得到馮軍開入廊坊及天津告警的消息時，立即通電斥責馮氏，一面請曹下令制止馮軍活動。三天後，他知道馮軍，匪特集矢于他一人，抑且目的在攻潰整個直系。由是不得已退回天津。希圖解決馮軍後，再



來對付奉軍。豈知馮軍居然與皖系聯合起來。且山東省督軍張士元亦屬皖系，由是山東省亦起動搖。此時吳才仰天長嘆道：「大事去矣，非戰之罪也！」

當馮軍包圍天津，吳將軍受到火迫眉睫威脅時，吳對下屬們道：「讓他們將我擒去，看把我怎樣處置？」正當這千鈞一髮的當兒，渤海艦隊的司令溫樹德（吳曾授以指揮渤海艦隊之權）來了，喘着氣對吳說：「現在我們僅有兩條路好走，一是進租界，一是坐火車到塘沽，登上華申艦；那艦長是我底心腹朋友」。吳立刻不暇思索地口中答出兩個字：「備車！」

車到塘沽，吳等便相率登艦，開足速度，艦便向南疾駛，經過吳淞口，直進長江。到了鄂省的黃州便登陸，不料段執政此時得報，由是一面嚴令鄂督蕭耀南解吳晉京辦罪，一面又派王揖唐到黃州，用花言巧語勸吳投降。因此，吳不得不立即乘艦赴漢，轉乘火車赴洛陽，這時候，吳雖已一敗塗地，但衷心實並未屈服，「收拾餘燼，決一雌雄」之意，仍潛伏懷中。不料潼關之王崑部倒戈，因而不得不同歸鷄公山。但，與陳嘉謨等密談後，又乘車至漢口了。這時候，段執政一日數令，命鄂督蕭耀南速拘吳入京。可是，蕭曾爲吳的部屬，怎能擒吳而獻自己之功呢？因此，

蕭在沒有辦法之中尋了一個辦法，在租界里預備好了一座寓所，請吳權且匿跡其中，吳置之不理。後吳夫人張氏，購置了一小屋，前門臨租界，後門能與華界通，吳亦拒不肯住。於是，蕭耀南急得要命，派人向吳婉求：「大帥安排如何？除租界外，武漢決不是大帥立足之地！除了大帥與我同歸於盡外，只能夠請大帥暫住租界！」吳答：「把我鎗斃，我也不能入租界！你給我利用「決川」，「濬蜀」兩艦，我即離開武漢！」由是蕭只好答應了。但是話說回來，兩艦是旋於英租界的碼頭，吳不肯踏入租界半步，這怎樣辦法呢？因此蕭趕快吩咐將艦停泊劉家廟。

艦泊黃州時，王揖唐先生又奉段執政之命來解勸吳投降了。王說：「合肥（段祺瑞）極尊重玉帥，請玉帥不要執拗！」但，吳只平淡地答回：「合肥是我老師，論起師弟之情，我該擁護他，但論毀法，則我必須與他戰至最後一人！」，由是，段覺得勸降策略，已無應用餘地，只好嚴令蕭耀南加緊執行拘吳法令。正當此時，趙恆惕突飛來一電：「洞庭秋色，足供盤桓。」吳不禁大喜道：「炎午真夠朋友！」段執政偵悉吳有入湘意，密令蕭於「決川」，「濬蜀」兩艦往武漢時，予以扣留。但，事爲吳知道了，便命兩艦開足馬力，乘黑夜駛過了武昌。後乃寄跡岳陽與

陳嘉謨，孫傳芳等聯絡，成立了「數省聯防計劃」。不久即由孫傳芳出師蘇皖攻奉系之楊宇霆姜登選，一面吳更親自直趨武漢，這時蕭左右爲難，但也只好「歡迎王帥東山再起」了。

這時候奉系與馮軍大起磨擦，張作霖想聯吳以制馮。但同時馮部亦想聯吳制張，故遂搖旗吶喊擁護吳出山。此時吳真大有「左右逢源」之勢，不久，馮軍將領鹿鍾麟等多人，聯名通電擁護吳將軍說是馮已下野，所部極願接受吳指揮調遣。吳氏當即允許，但到部時，拿起筆來，便親批了「全體繳械」四大字，幕府相顧失色。有某君者，鼓起勇氣地說道：「大師雖不嫌于馮部，可是，他們究竟都是自己的軍隊，楚弓楚得，分所當然；縱然退一步說，現正值將兵多多益善之秋，叫他們進攻奉系，將來再收拾他們不遲，豈不是以敵攻敵之好計嗎！」吳聽此言後，不但不與接受，抑且拍案大怒道：「什麼話？我能同他們合作嗎？今天收容他們，便是承認他們是我的部下，後日再收拾他們豈不是長官失信于部下？我何人，豈肯幹這種事？」不過，說完話提起筆塗去「全體繳械！」大字，改寫爲：「除酌留張之江一師聽候改編外，其餘一律遣散」。這便是吳倔強堅貞之最有力證明。固然，這樣強的

個性容易弄壞之事，但，像這樣的人，實是難得的很。他不投機不取巧，不圓滑，不虛偽。假如吳當時採取了取巧的圓滑手腕，收容馮軍十餘萬衆，豈不是重整旗鼓，再執北洋牛耳易如反掌嗎？何至躑躅一隅，僅做一個「烏合之衆」的總司令呢？但，吳寧置成敗于度外，不幹取巧之行爲，這真令人欽敬！

當吳聯奉前數年，張作霖與曹錕舉行天津會議時，曹營借吳到會，那時吳是個師長。張作霖見吳時，曾作不識之間。向曹曰：「三哥，這位是誰？」曹答「他就是全國聞名的吳子玉！」張聽後，長鼻孔裏哼了一聲表示看不起，並且暗地還對曹說：這小小師長，也夠和我們同座？」豈知只過數年，這位小小將軍竟活躍起來了。張不但口口聲聲叫吳爲「三哥」，抑且敬之如親了。

但，兄弟雖親，未若地盤親，當革命軍崛起於嶺南的時候，吳陷於腹背受敵的地步，張率奉軍一再以援吳爲名，佔據了保定，又侵占了石家莊，竟把吳逼到鄭州去。不久，革命軍入湘，吳至漢口督師失利，奉軍又以援吳爲名，把吳退出了鄭州。吳在這不敵不友之間，只好任其宰割，退到豫省邊境，躑躅一隅了。

不久吳即赴川，後又由川北上，從此便下野，息影家居於北平了。

曹錕致

吳電

以上所述，可以說是吳從出身下野的一段長篇佳話。

吳因生性異常倔強，以致在同系中也有許多人把吳當作眼中之釘，當直系要人挑撥離間曹吳感情時，曹曾致吳一電，茲錄於下：「子玉老弟鑒，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兄弟雖親，不如自己親。兄錕印。」

一度  
賴債

吳居北平時，寓於什景花園內。該花園係曾任警察總監的薛松坪之產業，為井陘礦務督辦劉孟庚租用。薛將該屋賣給哈同家，價十八萬，已先付定洋兩萬，當吳抵北平時，劉對薛說：「爲什麼不賣給玉帥？豈不是比賣給外國人來得好嗎？」薛想；很有理由，由是便退回哈同定洋，把什景花園賣給吳氏，以爲吳決不至賴債，將房契馬馬虎虎地送過去了，吳也盲目地住下去，對方面皆心照不宣。豈知後來薛向吳索房價的時候，吳竟張大眼睛答：「誰有錢買房子，我按月繳房租好了。」薛意欲限期搬遷，吳拍案罵壓迫房客。薛啞口無言，抱頭而出了。薛想告狀，但告不着吳佩孚，後來薛死了。天津市長張廷鏞出而調解，把房價減去六萬，改爲十二萬，由吳部共同湊集了事。

這樣看來，吳的確是個能踐其不愛錢之言的一個無錢大人物了。

大眼睛

黃鬍子

吳氏晚年息影家居於北平，共有八年之久。與友人通慶弔時，常坐一輛破舊汽車前往。路人見之常這樣的耳語：「那位黃鬍子大眼睛的就是吳將軍。」這是證明民衆對他是很愛護的了。至少也可以說民衆對他頗感興趣。

那麼吳將軍的大眼睛黃鬍子，就算吳將軍的特有的給人識別，留一個深刻印象的符號吧。

## 四 也是一個愛國詩人

一般人以爲吳佩孚僅是一個馳驅沙場，百戰江山的勇將，當然不會舞筆弄墨的，其實，他是一個秀才出身的文人，且有生花妙筆，他對於舊體的詩文，也不乏研究。

吳將軍，生平所作的詩文，值得我人一讀，有價值的頗不少，現在節錄幾首在下面：

夫人入蜀後贈某君詩一首：

曾擁貔貅百萬兵， 時衰蜀道苦長征！

詩書竟誤英雄業， 患難偏增伉儷情！

楚將悲歌雕不逝， 巫山鳴咽雁長鳴；

匈奴未滅家何在？ 望斷秋風白帝城！

吳將軍上面這一首詩，多麼英雄氣概，筆豪氣壯，令人讀之曷勝奮激！風骨迥

勁，彌堪寶貴！

在下面的詩，就是當時某君和吳將軍的：

儒雅風流善用兵，  
縱橫萬里賦長征！

心存救國紓宏略，  
志切拯民負壯情！

勝敗從知歸定數，  
忠奸應聽不平鳴！

新詩頌到無申和，  
落日旌旗夔府城。

x x x x

乘艦過武昌時所作

天風吹我過江城，  
萬戶無聲犬不驚！

可惜清明平旦氣，  
都從萬里誤平生。

其二

托生一葉一扁舟，  
萬骨銷殘萬姓愁！

念珠百八道三界，  
赤足一雙遍五洲。

x x x x



就是這兩首詩吧，多麼豪邁悲壯，浩氣長存，使我人讀了一遍，還要再讀！

無題兩首

富貴從來不願求，  
惟因國恥繫人愁！  
天公默佑一朝雪，  
終伴赤松海上遊！

其二

鵬緣江流萬里長，  
十年兩戰事非常！  
誓心報國甘營膽，  
割地賠款欲斷腸。

x

x

x

x

在上面的兩首詩，前者是自明其壯志，讀了令人油然而對他生敬。後者更是有感而發的壯語，慷慨激昂，大可列於愛國詩集中。

題黃鶴樓（仿岳飛滿江紅）

登臨四望，遍國中無一完土，想當年德被蠻夷回民鼓舞，印緬韓越作藩籬。燕  
豫吳秦稱輔；到而今，兄弟闕於牆招外侮！洪楊亂，邦交感。拳匪亂，聯軍入  
，說什麼帝國民間福，迴鞭迭逐x奴！待師來重作蓬山遊效呂祖！

### 望蒲洲

北望蒲洲，渤海中風潮大作，想當年江遼藩人民安樂，長白山前設藩籬。黑龍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外寇任縱橫風塵惡，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權奪，嘆江山如故千村錯落，何日奉命提銳旅，一戰恢復舊山河？待戰凱旋歸來日念彌陀。

在上面的兩首賦，充滿着浩然激昂的正氣，真不愧一位愛國詩人。

### 贈君武幽篁圖縮影立軸一幅

色相莊嚴紫竹林，	靈根培植白觀音！
蒼生被澤承甘露，	赤日行天有午陰；
實結依稀羅漢果，	中空髣髴菩提心！
此君得地居南海，	不受塵埃半點侵。

這一首詩，詩意清高，不啻爲自己寫真。讀到「不受塵埃半點侵」一點，可知

他的晚節之能堅持，不是偶然的事！

自輓聯一對

這是民國十七年，吳將軍失敗後所作的，我們看了下面的詞句，就可知道，將軍能在晚年守節如貞，決不是偶然的事。

得意時清白乃心，不納妾，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  
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

x

x

x

x

吳氏輓某要人聯：

「世諦本虛無，豈生不逢辰，憂患傷人竟至此；  
去來大乾淨，看家徒四壁，英雄本色有餘哀！」

x

x

x

x

醒世歌一首：

「波滾滾，浪滔滔，  
天上鳥飛兔走，人間秋月春宵；

不覺那佳人紅顏老，英雄壯士白髮飄，  
談什麼黑鐵赤血，愛什麼桃面柳腰？

貪什麼黃金白鏹，誇什麼起鳳騰蛟？

到頭來盡是一堆骷髏，滿眼蓬蒿！

君不見：秦隋殘暴，轉瞬間國滅聲消！

又不見：莽操權耀，結局時斬草除苗！

無怪那大肚羅漢常在呵呵笑：

古今成敗腹內包。

笑運來，轟轟烈烈，天地翻倒；

笑運去，淒淒涼涼，觸目蕭條！

吁，嗟呼！世界鬧鬧嚷嚷，

無非是一個大戲場！

幻景影泡，誰將紅塵看破？

早把乾坤圈兒跳？

軒轅空峒訪道，輕視富貴如鴻毛！

張子房煙霞寄傲，學識畢竟勝蕭曹，  
達摩棄國煉玄妙，手持雙履上雲霄；

真個是世間偉人萬古英豪！

今開普渡上蓬島，處處寶筏正撐高；  
萬兩黃金不賣道，十字街前送故交。

只要功高德浩，只要過改愆消，

打破一切出羅網，福國仙山都不遙！

莫將心性等芥草，惟把汞鉛煉夕朝！

嗟，兩輪日月催人老，

莫將寸晷等閒拋！

人間壽夭難預料，王侯將相不能逃！

切莫待花開蜂蝶鬧，亡羊始補牢！

倘若一息不來空悲悼，空在塵寰走一遭；

可惜你嬌妻愛子，青春年少，  
勾留片刻不能饒！

可惜你威聲嚇嚇，人物表表；

只落得殘飯冷羹獻荒郊！

且無功德把孽造，死墮輪迴永不超！

倘若子孫不賢肖，嫖賭奢華又矜驕！

用如泥沙不計較，轉眼豪華草木凋！

天公報應比人巧，惟有修善天始邀。

看起來花花世界有甚好？

不如修善乃是高！

爲個鐵中錘錘。人中佼佼者；

大智若愚，任人嘲笑，

不思泥封花話，不想玉帶錦袍！

不戀花容月貌，不聞滄海風潮；

無奈無辱，不勞不焦！

水鄉鉛鉤金熬，

霎時間，龍吟虎嘯，天宮跨鶴任翔翹。

由三關上至崑崙，下至鵲橋；

甘露垂滴，味勝香膠；

飲麻姑之酒，聆飛霞之嗽，

聽子晉之笙，娛韓湘之簫。

一時快樂，求送逍遙。

今作歌把世勸，普勸世間大同胞；

人人皆以善爲要，不難世界比舜堯！

再把三心四意去，共登雲路醉蟠桃！」

x

x

x

x

這首醒世歌，是一篇絕好的醒世文章，也是針對着現在的孤島上底認賊作父，爲虎作倀，賣身求榮，反顏事仇，囤積壟斷，魚肉平民的一身無恥之徒的。其中雖

有近乎迷信的字句，但其諄諄然勸人之誠意，還不失有一讀的價值！



## 五 生平思想的分析

不錯，吳佩孚是個代表封建思想的人物，但，同時他也是個典型的北方民族的代表人物。所以，在他底思想裏，有許多良好的特點，這些特點也就是他今日所以能做一個萬衆愛戴的完人的唯一原因。因此，對他底思想許多特點，我們需要來一個詳細的分析：

真好的

固執

思想頑固，本來是要不得的，但像吳將軍那樣頑固法是偉大的。

因爲，他所頑固的是合乎正義，利於國家民族。他極重視自己的地位，反對借用外債，不入租界半步，甚至當年他置身漢口，段執政下令拘捕，火迫眉睫的千鈞一髮當兒，也不肯避入租界，藉洋勢來偷安！直至抗戰軍興，北平棄守，他也不願離開北平，逃往安全地帶。當時有許多人勸他暫避杭州，他竟以「讓日本

並不是

排外的

人把我抓去，看他怎樣？」像這樣的頑固，真是世所難得的！

吳將軍的反對借外債，不肯住租界也不肯出洋的主張，完全是出

於豐富的民族意識，愛國熱誠的，有許多誤會他思想是純粹的排外，那是大錯特錯了。因為，他並沒有像清末義和團那樣，主張凡是外國的東西，都一概抹煞？關於這一點，我們可由吳在民國廿二年對良友畫報記者梁某說的一句話中知之。他說：

「……講到國家的盛衰，現在自然是以外國爲比較，各有特長的地方。西洋講究科學，中國注重道德，道德爲本，科學爲用，兩者兼有，國家自無不強之理；可是，可惜我們現在既得不到人家的長處，反而弄得自己好的地方也丟掉了！這樣下去，國家前途，不堪設想的！」（見良友公司出版之惜影記四十四頁。）

不投機

不取巧

與取巧之分子太多了，不論大事小事，往往是口裏說得天花亂墜，滿口是仁義道德，人云亦云，以符合大衆心理，但暗裏却抹煞良心，無惡不作。這種投機取巧分子越多，則國家社會越是不幸，因爲這種人只顧小我利益，從事取巧，不顧大我。像今日之自以爲識時務的高唱「此一時，彼一時」的賣國賊們便是這一類分子。

吳佩孚生性倔強，不投機不取巧，堅持禮義廉恥的精神，不取黑暗的手段，不

屈服於惡勢力的壓迫。此不僅就其臨難不苟的精神可以證明，那從其對付部下，對待敵人的方法中也可看得清清楚楚。他向來沒有公報私仇，也是不取巧的一個最好明證，他與國民黨雖有宿怨，但在抗戰後，爲了國家民族，他仍極力擁護國民黨。

總結說一句：吳佩孚將軍的思想，是如鋼之堅，與一般隨風倒者，大不可同日而語。他是皎皎其心而彰彰其形，一生並沒有對不起國人了！

## 六 他的生活習慣

關於吳將軍的生活習慣，也值得我們來一說。

他的一生，也不是像過一代的偉人，在我們沒有認識吳將軍的人，如果聽到吳佩孚三個字，我們以為這樣的一位偉人，他的生活當然是過着豪富奢華的生活，較之我們一般人，當然是不可同日而語。

在我們一般人看來，不要說像吳佩孚將軍，就是做一個縣裏的縣長，或一個祕書，科長，他的生活，就不能和我們平常人一樣了。自然是以他是做了「官」了。一切都要有「官」的架子。生活是極度的奢華，至於一省的軍政長官，當然是不必說了。

那麼，吳將軍的一生的生活習慣，在這個社會裏，當然也是極度的奢華，可是事實呢，吳將軍的一生活習慣。在本書第二章裏，「值得記的幾件軼事，」就可以看到了他的生活，是樸素的，不是像一般人所意料的。

現在，本書在本章中，特地很簡要地，來分析吳佩孚將軍，平日的生活習慣，我們看了他平日的生活習慣的樸素，真是不知道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

這裏，把吳佩孚將軍平日的生活習慣，分做衣食住行四點來分析：

衣： 吳將軍在民國初年，雖然也曾身居要職，威嚇一時，但他並未因此把生活奢侈起來，相反的，他穿的，除了幾套軍服外，只有一些樸素的中裝。至於西服他從來沒有穿過。到了民國十七年失敗後，則全穿中裝。而且沒有一件中裝的材料是舶來品的，純係中華國產，這真令人欽敬！

食： 他對於身體極看重，衛生極其講究；所以對食的方面非常有節制，從沒有暴飲暴食。有一個事實，傳說得很普遍，那便是：吳將軍極喜「辣鱸魚」他會有詩一首詠辣鱸魚：

「盤中昂然若驕龍，證入芳手辣花蔥！畢竟魏郎多異味，大快朵頤名士風！」

住： 吳先生不愛錢，所以雖曾一度為時代巨星，並沒有錢，所以，他沒有錢去建造一所富麗堂皇的住屋，其實他也不需要，因為生性廉潔，不愛華麗。在他底故鄉——山東蓬萊縣，有一所像中等人士居住的並不富麗的建築，便是他底住屋，

是民國十二年底所造成的。裏面既無亭樓閣，也沒有花園假山，可以說很平凡的一所住宅。下野以後，既居於北平什景花園內，這花園也並不是他建造的。（關於什景花園與吳將軍的故事，作者在本書第二章已述及，讀者可參閱之。）

行：關於吳將軍的行，最值得人欽敬的是「不走租界不出洋。」晚年住居北平，足跡未越城外半步，與友朋親屬通慶弔時，所坐的是一輛破舊的汽車。這作者在上面也已提及。

我們見過許多要人，一朝得志，便造洋房，穿華服，坐汽車，而吳佩孚將軍獨能與衆不同，一切簡單樸素，殊非易得！

## 七 逝世前後紀

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吳將軍左面下牙忽發痛；惟來勢尙微，故吳自己亦視爲此乃輕微小恙，不足介意。不料二日後牙床浮腫，痛得不能嚼物，由是便延請日籍醫生伊東氏來診。據醫生說，這不過牙根發膿而已，無關緊要。但，到了廿七日，痛勢仍然沒有減，因而病牙一根便由這位日醫於此日拔掉。不意拔牙之後，居然寒熱大作，乃延中醫楊某與郭某共同診治。廿七夜身又發劇寒，直至翌晨方止。廿八日熱度大增，汗出如漿，次晨才復原狀。吳將軍自經過此兩度寒熱後，精神便有點恍惚。後寒熱雖然停止，然左腮腫得突隆起來。這時，每日仍由日籍醫生與兩中醫共同診治。但病勢匪特不減，抑且增劇；故於二日晚又兼請德國醫院醫士史得伏診視，並加以注射。到四日早晨，牙部化膿部分，越來越大。由是，又請日醫寺田，在吳腮旁施用手術，但並不見效；在這一天下午五時許與世長別了！此時吳妻佩蘭，公子道時等均在旁。

上面所述是吳逝世前後的一個梗概。至於詳細情形，據新聞報上所載是這樣的：——惟與上面略有出入。

牙痛甚  
疾初未  
置意

吳將軍牙病起時，在上月廿四日，那天吃午飯的時候，左邊槽牙金牙套忽然被肉絲塞住；自己用力一剔，牙套刺入牙內，疼痛異常。

當時，吳將軍認爲只是局部受創發痛，並沒有在意。第二天，吳將軍只覺得牙還是痛。沒有想起找醫生，也是因爲在早年便患過牙疾，近年來，上火的時候，往往牙痛，所以並不認爲怎樣嚴重。不過，午飯吃麵的時候，又盪了一下，比第一天顯得厲害一點而已。

先拔一  
牙後服  
中藥

當天下午吳將軍發覺受了感冒，頭部略微沉重，鼻子不通，但未覺發燒。廿六日，也就是第三天，牙床突浮腫起來，裏面已經有膿。

家人將伊東牙科醫院的伊東請來，伊東主張非拔下病牙不能治。吳將軍允許伊東的療法，把那顆病牙拔去。拔去以後，全身不爽，作冷作燒；而且右顎也浮腫起來。於是，由天津請來了一位大夫，大夫診治一下，又聽說未有大便，斷定「有熱」，開藥方，下一兩二錢石膏。這一劑藥吃下去，仍不見大便。次日大夫又改用熱藥；



用麻黃桂枝湯吃，還沒有效驗，自然更沒有大便。大夫主張吃羚羊角，但吃了仍舊沒有起色。所以，只好遍請名醫蕭臣友，楊浩如，汪逢春，孔伯華和西醫方石珊等。不過，有些大夫看了看，無法下藥，也僅止看了看便告辭了。起初是左臉腫，後來連帶上嗓子。到了三日，出入氣都覺得發緊，說話聲音也沙啞起來，脈膊也沉緩了；下午便昏迷不醒，家人焦急萬分。

寺田開  
刀未上  
麻藥

四日早晨，請同仁醫院寺田來，寺田認症爲骨膜炎打過強心針，臉似乎更腫，情形頗惡；但尙能勉強喝半碗麵湯。到十二點鐘，臉色更不好看。下午兩點，可以說不省人事了。越兩點，又請寺田，寺田認爲必須施手術，結果開刀了。刀在吳將軍的左臉上劃個十字；但是開刀之前竟沒有用麻醉劑。以致吳將軍痛楚難忍，「哎呀」一聲，以後便不再出聲。醫生忙派人回醫院去取強心針，不免耽誤些時間，等到強心針取來，吳將軍幾乎沒有氣息，只有脈膊在略動着。

下午四點，樓上有一片哭聲，吳將軍終於逝世了！四肢木然，臉色蒼白如紙，沒有一點血色，和他那斑白的鬚髮一樣。絕世英雄，便從此長眠了！由廿四日至四

日，由牙痛到疾逝，只不過是整整十天。

將軍夫  
人痛哭  
暈倒

前四天（五日前），吳將軍因牙痛而跳起來，一時神經錯亂；但過了一會，又自己作着鎮定，連說「好一點」，這大概是因為從前過慣

了軍人生活，能夠吃苦的原故。吳少爺一連在將軍榻前跪了好幾天，替吳將軍祈禱，沒有料到吳將軍在世已不久了。吳將軍逝世之後，吳夫人極極而暈厥。

平報所  
傳吳氏  
遺言

北平報紙對吳氏逝世消息載之甚詳，並載有吳公子道時所述吳氏遺言一篇，摘錄如下：

「余父孚威上將軍，臥病八日，親友來視，猶時以國事為念。茲就侍側所親聞者，謹佈如次。略謂余對國家，十餘年；本軍人天職，擁護國權，保全領土；歷經險阻，斯志未渝！事變以還，積憂成病，寢饋難安！不意年已桑榆，未堪憂患，偃臥數日，病勢加劇。余平生抱負，俯仰天地，無忤無愧；一息尚存，堅持此旨！吳道時謹述。」

筆債還  
清竟成  
讖語

吳將軍最近生活很閒適，每天在家註春秋，寫字。早上總是六點鐘起床，夜間非十二時不入寢。精神本來很矍鑠，誰也不會想到「死」

字竟臨在吳將軍頭上。吳對佛儒各學研究精湛。日常生活極簡單，而有規律；每早八時散步庭院，並練太極拳以健身。此外，還蒔花養魚，藉以遣興。尤喜臨池，有往來者，無不立應。書法遒勁，獲者寶之。居恆以保持「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基本道德，爲座右銘。並以之訓誡家人及部屬。十天前吳將軍還說：「朋友託我寫字，我一定都要寫完；因爲這都是債，把債還清了，一生良心無愧！」豈意這些話竟成讖語！

## 八 吳將軍的蓋棺論定

十二月五日，這悲哀的日子，便是一代英雄吳佩孚將軍的大殮日。什錦花園——吳的住宅門前，車馬排列之多，有如成羣的螞蟻般，其盛況當然是不言而喻了。素白的花圈，以及其他悲痛的裝飾，把整個什錦花園，陷於嚴肅的哀悼中。

喪堂中搭有寬大的木棚，木棚上設靈台。在那令人黯然神傷的靈台上，罩着遍繡壽字的靈罩，表現得異常精緻，莊嚴！

廿六人穿着整齊道服的僧侶，在靈台前唸經。他們共分為兩班：一是十一人，一則十五人。一時經音喃喃地響，樂聲淒淒地奏，造成了悲傷沉痛的淒其交響曲。像哭泣，似苦訴，使人感到無限的傷懷！由是，愁雲漫天的慘愴景象，便代替了莊嚴幽靜的吳氏之邸。

前大總統曹錕親筆書題的匾額兩方，高懸於正堂內；一是「養隆日秩」，爲吳氏六十晉三壽辰時所送，一是：「北堂萱壽」。爲吳氏夫人五十壽辰時所送。抬

起頭來，再看看樓房中還有吳氏親自題寫的許多字畫。這使人不能不生「物在人亡」之嘆了！

在這一天下午五時許，吳便被開始大殮了。親友們參加哀悼者，不計其數。棺材是金絲老楠木的，板有一尺厚，色紫。據說這一具棺材，是華北第一大棺。出品者是萬益祥木廠，原價一萬一千五百元；但該號以吳將軍對黨國有功，自願降低售價，改爲七千五百元，以資表示欽敬英雄之熱忱。

當大殮的當兒，兩把宮扇一罩紅傘，遮住正門，把棺木先停置在喪堂的中央。然後由吳子道時等共四人，把遺體界放在棺中。關於遺體的裝飾，因遵照吳氏生前遺囑，穿着道裝的藍道袍，並戴着金邊的道帽，面孔雖然瘦削好多，但雙目緊閉，彷彿地猶含着三分笑容，遺體顯得並不可怕，相反的，是非常悲慈，莊嚴！

這時候，夕陽已漸漸地西下，室內暗淡的燈，呈着青黃的色，照到棺木內，把道裝的吳將軍，顯得更慈愛！在遺體上更有着紅色的「西方道引」四大字。而且，在遺體上還掛着累累勳章，以表示生前的功績！據說這也是遵照吳氏遺囑而做的。

沉痛哀樂，奏得更淒涼了，意思是一代英雄即將蓋棺。由是，吳子道時，便用

淨水替吳開光並淨五官。然後，吳的親友們便一齊到棺前，與吳作最後一刹那的晤面。家族中人便放聲大哭了，一時悲哀的呼聲，統治了整個什錦花園的空氣。音調慘絕，震動天地！接着，棺蓋便蓋上了，家族人及親友們的哭聲，更慘愴欲絕了。

但，最足使人安慰的，是他精神仍然長在人間與世共存呢。

在靈前的供桌上，供着吳將軍的遺容，雄氣昂昂，令人肅然起敬，前邊陳列着「茉莉花」和「松枝」編織成的「西方正路」四個字，還有五供，鮮果供等等，整整的擺滿了供桌，祭台的左近，陳列着有金山，銀山，尺頭桌等等冥具，「送三」時的紙車，也陳列在大門前，兩輛轎車，和四匹車，前面還有身着武裝，騎馬的軍人等等。

到了六日「送三」時，這時算北平空前的盛況了。在早晨五時許，就在祭堂舉行家祭後，就在僧道引磬聲中，出發「送三」，來賓魚貫而出，到了門前拈香一股，列隊而行。其行列最前爲冥器，計爲紙製衛兵八名，按屋一座，馬車一輛，以綢製金童玉女各一名前方引路，次爲清音鼓樂，警察音樂隊，雍和寺喇嘛，東嶽廟道

士，拈花寺僧人，白雲觀道士，軸雲寺禪僧，鼓鑼齊鳴，各樂交奏，再是各方來賓，約有二千多人，吳將軍舊日的僚屬，都穿上了孝服白冠，也隨衆人而走了，個個人都是淚痕滿面，表示心中有無限的悲懷，再後有尼僧和樂隊，在後又是來賓，孝子和女賓還在最後，香煙燎繞地於空中，一片素花如雪，踵趾相接，蜿蜒里許，可說極盡哀榮了。

當時在吳將軍的出喪行列經過時，東西北大街，馬路上已無隙地，汽車電車也都被阻不能前進。當孝子經過時，觀衆們無一不蹙額顰首，相對唏噓，對吳將軍的逝世，都表示很大的悼惜，足徵他生前，遺愛給他們，是怎樣地的深刻，和着我們國人對吳將軍偉大人格要怎樣地去崇拜他！

## 九 死後的哀榮

吳將軍能夠堅守晚節，卒能不受利誘，不畏威脅；疾風勁草，大義凜然，這種堅貞不移的精神，足使我人敬佩。尤其在我抗戰到了最後階段，身陷敵人統治之地，不像羣奸與喪心病狂者，爲虎作倀，且常罵傀儡爲無恥之尤，卽對付日人，常以似瘋似癲的態度，或假或真的口吻，頑強拒避，似一木擎天之精神，確爲我中華民族爭人格。

故國人聞吳將軍噩耗而爲之悼念無已者，理由就在於此。

本章是我國人對吳將軍死後，表示悲悼的各方特要電唁，與各報的社評，及我國人弔吳將軍的文章等等，擇要節錄於下：

### (一) 各方電唁節錄：

「北平吳子玉先生家屬禮鑒：頃聞子玉先生因患牙疾，竟致不起，噩耗傳來，殊深愴悼！溯自外患憑陵，於茲八載；先生託志春秋，精忠許國，比歲以還，處境



彌艱，勁節彌厲；不屈不撓，大義炳耀，海宇欽崇！先生之身雖逝，而其堅貞之氣，實足鼓勵兆民流芳萬古！……中正。」

——蔣委員長電唁吳家屬。

「……子玉先生英風勁節，薄海同欽！噩耗驚傳，愴懷萬分！……」

——孔財長電唁。

「……子玉先生，身際艱虞，克完大節；不屈不撓，民族楷模！……」

——外交部長王寵惠電。

「……驚聞子玉先生因患牙疾，竟致不起；噩耗傳來，悲悼同深！竊自強鄰壓境，於茲兩載，寇患頻仍，國難正殷，乃一般民族叛徒，罔顧國家利害，竟爾助虎作倭！羣醜跳梁，太阿倒持！言念及此，曷勝痛憤！獨我子玉將軍雖處險惡之境，卒能不受利誘，不畏威脅；疾風勁草，大義凜然！此種堅貞不移之精神，實受中國五千年文化之孕育影響；所以，足使奴顏婢膝之輩，慚慙無地！……」

——上海市各業電唁。

(二)當局褒獎——追贈一級上將。

「八日重慶電：吳佩孚在平逝世後，中央以其數年來身處層氛之中，皎然不滓，嚴拒脅誘，晚節堅貞；殷憂以卒，深致悼惜！除電吳家屬慰唁外，並經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追贈一級上將。由國民政府明令褒揚，從優議卹！並發給治喪費一萬元，以示隆重。」

### (三) 建造銅像紀念英雄：

滬市各界自吳將軍逝世後，紛紛發起捐款建造吳佩孚銅像，嚮應日多一日，各報館逐日代收建造吳將軍銅像費甚多。不久將有具體的計劃實現，以示敬仰之意。

#### 悼吳佩孚將軍——大公報社評

「吳佩孚將軍於本月四日病逝北平，消息昨已證實。將軍爲北方軍界耆宿，素著令名，年來困居危城，屢拒外力誘迫，正氣磅礴，大義炳然，晚節高標，益增譽望。茲者抗戰大業，方近浮屠合尖之會，而將軍竟不能躬見其成，含恨以歿，此誠國家民族之損失，當與馬相伯先生之死，同增國民之悼惜者也！」

吳氏雖在軍界享大名，實則出身文人，僅受軍事測量之學，自其少壯，投身軍旅，日俄戰役，曾銜閫帥之命，間道出關，辦理諜報，多歷艱危，故國家觀念特重

。其後追隨曹錕，治軍南北，直皖戰爭之役，撤兵衡陽，回師北指，時所標揭者爲反對政府親日政策，以是甚得國民之同情，政變既成，直系勢力，主持中央，曹吳並稱，極叱咤風雲之至。嗣以曹氏賄選失敗，吳氏聲光，亦爲黯淡，民十三年馮玉祥回師倒曹，吳氏全軍覆沒於山海關，輾轉行役，馳驅川陝。迨臨時執政府成立，復歸北方，值國奉交惡，直奉又復合作，吳氏復與張作霖並駕齊驅，顧其銳氣英聲，已遠非保定洛陽時代可比。國民革命軍起，吳曾督師湘鄂，企圖抗阻，乃汀泗之戰，一蹶不振，自是遂與軍界絕緣。祇以生平治軍主政，愛護士卒，廉潔自持，故雖政治失敗而人格皎然，歷久益增其清望。近十年來，氏雖伏處北平，究未忘情國事，蓋其剛勁之性，自負之心，初不能盡祛其政治野心，惟以向來治學複雜而不純，好談迷信，又於現代政治，少所認識，是以雖居恆傲岸自負，而實際去現世甚遠，不足語於學者通人或政治領袖之列，然跡其近兩三年之堅貞苦節，則又值得欽仰紀念，吾人所爲聞吳氏噩耗而爲之悼念無已者，理由在此。

查侵略者分化中國，久已垂爲國策。國民黨統一南北之後，實際力量，迄未深入北方，侵略者於此，乃亟爲割裂中國，攫占華北之謀，其所欲資爲利用，俾作虎

偃者，首爲合肥段芝泉先生，段氏洞燭機先，特於日闕在華北大注目吳將軍，雖吳氏向以反日著稱，非所願也。幸蔣委員長神機遠見，早運匠心，於民國二十五年卽與吳氏密通誠悃，蔣既深佩吳之人格，吳亦極服蔣之才德，互相珍重，莫逆於心。果也，七七以後，滬戰繼作，國難益深，日闕不特欲借重吳氏，傀儡華北五省，且欲利其聲望，招納北籍軍人，嗣後更以「和平運動」爲名，誘脅吳氏，代彼號召，至於偽造宣言，驅發通電，糾纏鼓動，詭詐百出，吳氏身陷危地，舊部複雜，或假借招搖而不便揭破，或勾串造謠而不勝辯解，疑是疑非，波譎雲詭，吳氏此際則一以似瘋似癲的態度，或假或真的口吻，對付日人，頑強拒避，一方面則時時與中央當局間接直接，通達情報，自誓決不失節；去冬風聲正急時，吳之舊友某君，嘗銜中樞某要政之命，由渝赴津，設法訪吳，經吳派人接赴平寓，潛住一週，密談屢夜，歸渝復命，則爲「應付裕如，以大無畏的精神，對日人嘻笑怒罵而懾服之，殊亦不自知其可危」。聞其平日語蔣委員長長輒不勝其欽仰尊崇之情；前月本港有人得彼消息，謂有見之者，猶深以領袖之過於勞瘁爲念，而殷殷以蔣先生健康爲詢，可信吳將軍噩耗傳到戰時新都時，最高軍事當局倦念神交，亦當爲之慟悼不置，蓋兩年

以來，吳氏在北方一木擎天，萬折不屈，精忠苦節，確可爲國族爭光也。

抑吾人尤有感者，吳氏雖非出身行伍之人，究其學養，初非甚高，只以讀書習道？尙知大義，出處進退，有所不爲，卽此不受利誘威屈之精神，已足令國家民族，重受其利，以視××輩獻身黨國，具有歷史者，乃以一念之私，甘於出賣祖國，爲害作倭，人之賢不肖，相去若是，又甯不重可悲憤歎！

x

x

x

x

悼吳佩孚將軍——中美日報社評

「吳佩孚將軍近患牙痛，血液中毒，羣醫束手，溘然長逝！噩耗傳來，舉國驚悼！將軍身居危城，心念祖國，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前後有二年餘之久。其逝也，雖非刑戮，但其屹然自持，不變初衷之概，效忠國家，不做傀儡之心，方之往昔忠臣義士之慷慨赴死，從容就義焉有愧色。將軍以遜清秀才而投筆從戎，入清末名將聶志清之麾下；義和團事件發生，聶氏陣亡，乃受段祺瑞之獎掖入保定武備學堂。想其束髮受學，讀古聖書，熟知禮義，故其孤拔性格有如金鏘玉響不雜亂聲。義和團之亂，將軍目覩外侮叠至，國勢陵夷，想亦未嘗不悲憤填膺，而思恢復祖

國光榮，其不甘靦顏事仇之志，蓋已早蓄矣。自毋怪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對彼終沒法羅致也。

將軍治軍嚴明，與士卒共甘苦，每戰輒勝，但廁身行武爲時極久，且無輔佐良才，遂以爲武力可以統一全國，其未能竟統一之志固爲才識所限，觀念所誤，但其愛國家之心，則殊未可厚非。當聲勢極盛之際，擬因時機削滅羣雄，而使中國得享統一，此亦任何執掌國政者應採之方針。不幸彼因此失敗。然就中國整個民族言，則爲大幸。孫中山先生所領導之革命運動，其時已深入人心。將軍武力統一政策之失敗，可謂爲一種試驗之無效，國民亦可引之爲前車之鑑，不再迷信武力萬能。梟雄不再具統治慾，民衆不再懷奴隸念，斯將軍失敗之足爲訓者也。國民革命軍統一全國後，將軍或隱居西蜀，或蟄居故都，未曾運用治兵之才，以從事謀叛國家之計。蓋將軍患難飽經，胸襟豁朗，已不復割據慾望，而其昔日分忠體國之忱於此亦得一明證。其不甘參加偽組織者自屬勢所必然，世人妄冀其可爲虎作倀，何其愚哉？

民國十九年秋，將軍臥病半月，因自作輓聯曰：

「得意時，清白乃心，不納妾，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

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

將軍識得透得意時之樂，亦看得穿失敗時之苦，故能怡然自得，不爲外物所移，持躬清白，故能至終無瑕；不納妾故不爲女色所惑，而爲今日之洪承疇。不積金錢，故不爲利所誘，而做傀儡。既不出洋，復不走租界，則僞組織之產生，更不能希冀其參加。出洋後當可回國；而租界主權既屬中國，則入其內，非入他國國境可比，較屈服投降高出萬倍。將軍恥爲「順民」，當其軍事失敗後，或在決川艦上度水上生活，或在川省灌園抱甕，困苦抑鬱，設爲他人則早已遁入租界，或遨遊他邦以消閒求樂；但將軍甯安貧樂道，不改素志。其自川由甘，陝，綏數省至北平卜居者，頗希晚年安靜度過，不再逢亂離慘景，孰知中國空前之國難發生，將軍陷危城中，迄未得出，年逾六旬，竟得目覩河山變色，其內心之悲戚，大可想見。故都傀儡袍笏登台，無恥之徒日惟以不能博得「主子」歡心爲事；將軍何人，亦竟得侵略者青睞，不幸可謂至極！但，將軍丹心照千古，不但未爲他人利用，且常冒傀儡爲無恥之犬。大義凜然，羣醜驚歎。世人方以將軍仍陷故都不能趨謁致敬爲憾！今不幸將軍竟與世長辭矣！世之景仰將軍清白操守者已永無趨前受教之機緣矣，痛哉！

世人或以將軍死得其所，死得其時。弦外之音，蓋以爲將軍經武力脅迫，金錢利誘，必難免有一日出以變節投降，故此時之溘然長逝，適留得清白無瑕，此種論調實爲不知將軍者之謬說。將軍倘無節操者則早已投機善變，決不致以旅居外人治理區域爲恥。其不屈不撓，磊落豪邁之概，已著稱于世；修養有素，故能臨難不苟，臨危不屈。昔南宋大儒王應麟典試時閱文天祥卷，歎文山爲人忠貞如鐵石。果也。文丞相被執不屈，殉國以終。將軍性格，峻骨嶙峋，自昔已然。今日欲其奴顏婢膝，烏可得哉？

將軍以不走租界自矢，環顧孤島三百餘萬民衆，存逸安享樂之心，恬然不以受外人統治爲怪者恐爲數頗多。國難已深，民生已困，此地則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狡黠之徒更利用孤島特殊環境，以發國難財，或甚至參加有害國家之投機活動。將軍爲孤島恥，更爲孤島民衆恥。有心人士，將如何淬勵奮發，以慰將軍在天之靈乎？

將軍雖未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之革命工作，但于孫中山先生逝世時「不妥協不受騙」之遺教，則竟在無形中恪守無違。華北環境惡劣，故都變狀萬端，胥未能動



搖將軍不屈不撓之意志。此在將軍因明禮義，知廉恥，深悉邪正不並立，忠奸不兩存，故操守能與孫中山先生遺教相吻合。至其秉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之信條以與強鄰相周旋，則亦適合中國革命軍人之精神。不幸將軍死矣，不能目觀此三民主義國家之復興矣。但將軍之精神不死。將軍之同胞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如此衆多之後死者中、除極少數之無恥者外，將莫不爲將軍之精神所感召而悉力以赴國難矣。

痛將軍身體之長眠，喜將軍精神之不死。書此以悼，藉誌哀思，而勸來蘇！

x

x

x

x

悼吳佩孚將軍——申報社評

讀聖賢之書，治軍旅之學；生逢亂世亦嘗叱咤風雲，身陷重圍則能砥礪節操；以孤臣孽子之資，在路末途窮之日，而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羣魔侵尋而獨秉正氣，奸邪交迫而忠貞自持；此史乘所罕見，亦當代無其儔，是可以照垂百世，彪炳千古，吳子玉將軍誠死而永永不死者也。

吳將軍往歲事功言行，必有傳之者。前年平津淪陷，吳將軍在平，杜門謝客，日人謀致爲己用，吳將軍却之。當時日人氣盛而欲奢，以爲囊括神州，易如反掌，

不得吳將軍，儘得降將軍，遂置之。其後，日人知軍事侵略不足發動抗戰後之吳將軍，對於中華民族之不朽功績，必爲中國朝野所謹敬接受而必予表揚紀念。蓋奴顏婢膝之流，或藉口于「救民救國救東亞」以掩飾其醜，而置河山依舊政柄無虧之必要條件于不顧；吳將軍則能身陷北平而大聲疾呼，使淪陷區域華人之耳目被封鎖，意識被麻醉者，知所依歸。或藉口于環境惡劣，脅誘交加，始不得已而屈志相從，以此爲求諒之地；吳將軍則爲樹不屈不辱之榜樣，反證脅誘不足動人，說明失節實屬自甘。或藉口于國民黨與國民政府之宿怨，吳將軍固爲國民革命軍所戰敗而墜其聲勢者也；及至國家大難，甯忍枯寂，寧捐宿怨，以擁國策。此數端者，皆至可珍貴之教訓也。抗戰軍興，吳將軍未嘗衝鋒敵陣，未嘗運籌帷幄；然吳將軍對於日方之政治攻勢，實以孤軍奮鬪之精神，堅壁清野，獨當方面；吳將軍對於國內之道德動搖，實以砥柱中流之姿態，激濁揚清，辟易橫逆。嗚呼，吳將軍者，上承前賢，下勸後世，是東方文化之特產，是中國歷史之完人也！

x

x

x

x

中國軍界名宿吳佩孚將軍，最近以疾歿于北平，電訊傳到，各方都表示同聲悼惜。吳氏在政治上的成就不多，又以學術修養比較欠缺，所以對整個國家的評價，各方極不一致。吳氏的最大成就，是在中國道德上認為最崇高的人格與氣節。吳氏雖然自己堅信其所謂武力統一的政策，對現代的政治思想，不無扞隔，但是在解除兵權以後，即退居于北平，以吟詩作文自娛，並不以藉固有的勢力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從喧嘩的軍閥首領退為平民以後，淡泊自甘，十餘年如一日。抗戰以後，平津不久淪陷，許多失意的政客，相繼袍笏登場，獨吳氏始終保持其國民立場，中正不阿；雖經北平偽府的利誘威迫，吳氏不為所屈，且轉而以正言相回答，使偽府無可如何，終得保全其晚節。此次噩耗傳出以後，即日本輿論，也表示欽敬與悼惜，這就可以看出吳氏人格動人之深了！

我們對於吳氏的一生，除了深切的悼惜以外，還覺得吳氏最近的言行，實足為今日中國淪陷區裏許多人民做模範。中山先生從前在民族主義的演講中，曾經提出要實行民族主義，必須恢復中國固有的舊道德。

蔣總裁在抗戰以後，也一再提示，中國今日的需要為振衰起敝，攘寇以救國家

；而今日所需要共同實踐的同一道德，厥爲救國之道德。所謂救國的道德，實爲先民所固有，也卽中山先生所倡導的八德。這是中華民族立國的大本，也卽五千年來先民遺給後代子孫之至寶。所以，中國人民能夠崇尚道德，能夠奉行道德，中國決不會亡；吳氏的人格成就，實爲中國道德的成就。抗戰以後，中國有許多人背棄了國民立場，或因威脅，或因利誘，去做那些不應做的事情。這些人普通所用的口頭禪，常爲「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或者「不得已」三字，來做自己的掩護。從吳氏的一生存事說來，把這種人的假面具，悉數揭穿了。「千古艱難惟一死」，所謂「死」就是最大的決心；有了決心，任何威脅利誘，決不能動其分毫。當北平僞政府許多「大僚」包圍吳氏的時候，如果吳氏沒有其道德上的自信力，與必死的決心，那末，說不定吳氏已爲沐猴而冠之一員。也正因爲吳氏的自信與決心，即使在烏煙瘴氣的北平，終于不能動其毫髮，得保全晚節以終。愈是貧生怕死的人，其結果往往不免一死，而甯爲玉碎的人，其結果必得貫徹其一己的主張。吳氏的反抗僞命，力主正義的精神，正可以使那些渾渾噩噩的人，自己感到羞慚。也指示許多徬徨在迷路上的人，怎樣返還到光明的境界。

吳氏的崇高人格，當然將永遠流傳下去，從中外一致讚揚的輿論上，更可以看出公道自在人心。今日甘受利用的人，在目前固然不失爲安富尊榮的生活，但是設想將來身後將受到怎樣的評判，在今日應該是可以幡然憬悟以竟全功，乃多方羅致鷹犬，俾爲爪牙；尤顯得威儀聲望素著者，甘爲傀儡，代爲號召。彼知吳將軍之歷史，而不知中國之歷史；彼知吳氏之威儀聲望，而不知吳將軍固孕育于中國五千年文化之下，固中國文化傳流之典型人物也。遂以吳將軍爲合選，甘言厚幣之無效，威脅之，威脅之無效，敬禮有加，諛辭雜陳；許之以練兵，奉之以專權，籲之以「救民救國，救吾東亞」。今年春，日方謀臣，中國僉士，包圍吳將軍最有力之時期也。吳將軍輒笑却之；營坦然答日方某說客曰：「先撤兵，中國事交給蔣介石，這人不錯，這人行。」說客唯唯，無以折之。抑吳將軍非以所謂在野之身，風燭之年，自承衰頹，樂居局外也；又非以昧于國是，競求獨善也。本年九月間，以有電復某日人之呼籲和平，有數言曰：「舉國所不容忽視者，止主權耳，果其河山依舊，政權無虧，則修好棄嫌，或亦反手間事。本此宗旨，力加幹運，誠能逐次進行，切壓民心，竊願淬勵精神，爲之響應。」此卽主權領土行政務求完整之旨，吳將軍

固欲爲此淬勵也。(節錄)

敬悼吳佩孚氏——新聞報茶話

「本月五日本報載『吳佩孚逝世』消息，標題上按上八個大字，叫做：『蓋棺論定，永爲完人！』真不錯，每一個國民，對於吳氏逝世消息，都致其敬悼之意。我想，如果吳氏二三年來不能保持他底『大節』，有個三長兩短的話，同樣地今天死了；所得的評論，一定大大的不同；二年苦熬，千秋垂譽，說句俗話，吳氏真不愧爲『好漢』，不愧爲英雄！」

吳氏一生活格，可以說得上「強哉矯」三個字。他不肯隨風倒，所以他隨西風，也不隨東風；比起一般自命爲識時務俊傑的人，西風吹來，低首下拜，東風來了，又趕緊偃從，實在不可同日語。吳氏雖處危城之中，環境當然困難，然而他並不存「苟全」之念；惟其不存苟全之念，才能保持他永久的生命。所謂：「凡要保全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喪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新約，路加福音）而今，吳氏死了，可是，他在歷史上的永久生命，也就保全了。

兩年以來，死的人太多了。「耆舊」方面，已有好幾個人逝世；可是，死雖一

樣，而死後之名，却並不一樣。也許有幾個人，他自己並不知道會死，然而竟死；如果他知道會死的話，也許他走的路，不是那樣。不過，已經走上那樣的路，一棺附身，也就悔之無及了。（節錄）

哭吳將軍——大美晚報夜光

「蟄居北平，久爲某方所覬覦，景仰；也是全國同胞所關切懷念之吳佩孚將軍，竟于月之四日，因微細之牙病，一瞑永逝，噩耗飛來，舉國悲憤，固不獨孤島一隅而已。」

綜將軍之一生事蹟，曾叱吒風雲，威赫一時，虎符輕舉，鬼神震驚！雖屬當年據地之梟雄，無大補于國族民生，要亦無大惡于斯民！及至退休燕京，生活蕭條，而將軍安之若素；尤其所信奉之「三不主義」，始終不懈，更爲世界所罕見，軍人楷模，誰有過之？

故都淪陷，有勸以避往杭州，將軍力闢其說，安居如故。軍興頻年，侵略者深知泥足難拔，是以數請將軍出山，復遣奴顏小醜，施以威脅利誘，然將軍不屈不移，大義彪炳，任處彌艱，迄屹立如山！

茲者偶佔小恙，遽爾棄世，蛛絲馬跡，耐人尋味已矣！將軍精忠之志，磅礴之氣，歷千古不可泯滅，表旌竹帛，垂萬世而不朽！彼暴戾自用，行將自食其果。害之適足全其名，吾爲將軍哀，亦爲將軍賀也！

反顧現世羣醜，扮演劉豫者有之，自命爲東方弗郎哥者亦有之。昔日慷慨激昂，而今奴顏婢膝！以視將軍之高風亮節，能不愧然！北風望雲，痛澈肺腑。苟一息尙存，當跡將軍之志，以爭取我先民所遺血汗江山，庶無愧對將軍之死！爲將軍雪此不明之仇！

x

x

x

x

吳子玉逝世——新聞報茶話

「退休已久，困處危城，以高風亮節著稱之吳子玉，于近日以牙疾不治，卒于北平，有識者靡不歎惋。」

世人對吳氏，就以往數年而論，所持觀點，亦至不一；其譽之者以爲關岳復生；假使吳氏斧柯在手，一帆風順，非特可使全國早臻統一，且因其持躬峻潔，或能風行草偃；使全國風氣，爲之不變。持此論者，以年齡較長，崇拜吳氏武力或接近



吳氏部屬之人爲多。其能作進一步觀察者，則謂吳氏賦性剛毅，與部屬同甘苦，其才誠長于治軍。但學術未免故步自封，使之身秉國鈞，成就或未必能在段合肥之上。民十五之由汀泗橋敗歸，自此善刀而藏，在國家大局，與吳氏個人，未始非爲幸事。假使此數年來，神州甯謐，七鬯不驚。則吳氏一生之際遇，以絢爛始，以平淡終，青史論人，或卽可以上述數語了之。不幸烽火東來，山河破碎，吳氏以其在北洋軍人中殿於靈光之資望，又其廉介持躬，半生勳績，最足迎合國中一部份人所謂「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心理。頗有魏武所謂被人挾以「踞爐火上」之資格。吾人試稽往事，段合肥于民十三之際，卽能迎致中山先生，共商國是；與現當局本極接近，故關東變作，卽徇政府之敦請，蕭然南下。吳氏既有民十五之往事，而平昔持論，又相鑿柄；巧言如簧，最易乘間而入，又况身處危城，無拳無勇，或有陷于不能自拔之時。故國人之愛吳氏者，無不竊竊致其危疑，正言莊論，時時見于報章。誠爲國家惜此耆舊，又恐國步之因此而益見糾紛也。卒以吳氏節概堅定，臨危不撓，雖有蘇張之口舌，無不敗興而去。昔曾湘鄉之譽李鴻章，謂其有「鞭撻龍蛇，視若嬰兒，入水不濡，入火不爇」之概。今以此語移贈吳氏，殆足當之。昔人有慨于

人之晚節不終者，有所謂十年前死是完人」，又有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之語。蓋人到緊要關頭，非但利祿足以動其心，而平日恩怨之思，以及門戶之見，亦足使其行險繳幸，甘冒不韙。宋儒所謂天理人欲關頭，非有極大修養者，恆致不易自持，此晚節之所以難也。段氏早離北平，耳根清淨，故一切可付之不見不聞。吳氏則七八年來未離北平一步，處境尤爲不易，此亦知人論世者所不容忽略也！」

x

x

x

x

吳佩孚逝世——中美日報「集納」：

「喧揚已久，誓不失節的吳佩孚將軍，終於逝世了。清晨翻開報來，看到了這條消息，不由得心頭上泛起了一陣莫名的感觸。

的確，吳佩孚的名字，在我底腦海中是有着一個很深的印象。我記得幼年時，家中喜歡所藏當時名人的照片，那所謂名人者，當然是那些大帥督軍之流了。我記得那時的吳佩孚將軍，在我們孩子們的言談中，是認爲很夠神氣的。他那頭上所戴的有高鬚子的帽子，軍服上掛滿了勳章，手中執的是彎形的指揮刀，的確是夠威武的了。然而如今是聽到吳佩孚逝世的消息，而回想到童年時候的種種，的確是能使

人不得不泛起一種莫名的愁悵的。

在眼前想來，當時吳將軍的威武在封建社會的思想還沒剷除乾淨的時代中，當然也可以稱之爲不可一世的。然而如今呢？吳將軍已經逝世，而時代又已變得這個樣子，吳將軍當時不可一世的氣概如今何在呢？這樣地論斷下去，人之一生，真似乎太短促了，而且環境的變遷，時代的進展，又似乎過分地迅速了；人們活在這世界上，正好比處身在狂流的澎湃之中，當你仰起頭來，在水面上大聲疾呼的時候，你好像是不可一世的，然而極快地，狂流將你衝散了，即使你在掙扎到最後一分鐘，也不得不掩沒在狂流之中，成爲一個歷史上的人物，這是多麼可怕的一回事！唯其如此，生命之可貴，以及努力愛生的希冀，真是人們最不能一刻忘懷的！

然而就吳佩孚將軍的一生看來，總算這是一個能愛惜生命的人。不過，我並不以爲吳將軍一生可貴之處在壯年時代，身爲大帥，在震天的威名的時代，而是在晚年能守身如玉，不受威脅，不受利誘，不怕艱難困苦，而能安身處于惡劣的環境之中，泰如磐石，耳如勿聞，目若不睹，抱定一個主張，決不做對不起中華民國人民的事！這一點，在我以爲最可貴。而吳將軍之死，也是死得其時，死得其體，死得

其所！

若是意志薄弱的人，一旦動搖了，晚節不能保住，即在失節之後，並未享有意想中之榮華富貴，而突然地喪了性命，那麼，在後來青史上，留一個臭的名，真不值得！（節略）

弔吳子玉將軍佩孚——新聞報茶話

——仿滿紅紅（岳武穆韻）

莽莽中原。干戈動。寇氛未歇。空悵觸。幾人彪炳。似君忠烈。劍氣長騰麟閣雨。芹香早伐蟾宮月。好身軀報國本精誠。憂懷切。岳忠武。冤維雪。關壯繆。貞難滅。歎英雄千古。志行無缺。斷舌不忘燕同恨。咬牙肯顧常山血。吊蓬萊一片遠山青。雲龍闕。

x

x

x

x

「讀吳佩孚先生入武廟」——申報自由談：

「吳佩孚將軍是「東方文化之特產，中國歷史之完人」。誰都肯承認這句話的。這樣的人物，固然在現在可以為我們的表率，就是在千秋萬世後，也足以為將來

人的楷模。因此，我主張請吳佩孚將軍入武廟。

知識程度很高的人，也許要以為我在提倡迷信。但是我們知道，武廟正和文廟一般，只是紀念與崇拜的所在，並不是愚人向之求福避禍如觀音堂，真武廟的所在。所以，如果請吳將軍入武廟，決沒有迷信的嫌疑。

我並且主張吳將軍應該居武廟的主位，而由關岳配享。關公的人格，當然也是以彪炳千秋，然而「斬顏良」「誅文醜」，而又「華容道」擋曹操」，說起來總有些人不痛快，前者是助敵，後者是放敵，到底不足為訓。岳飛的追上關公，與之並享，是應該的。現在的吳將軍，其地位的困難，似乎比從前的岳飛為尤甚；而給與國家民族積極的援助，也更比岳飛為尤多，他應居岳飛之上，也是應該的吧！岳飛還比不上他，關公比了他，就格外瞠乎遠矣！他居武廟的主位，誰曰不宜？

在全國哀悼吳將軍的時候，我有這主張，並不是要湊湊熱鬧，聊為點綴。實在的，默察這兩天來的哀悼文章，都只重在稱頌方面，而忽略了以後怎樣來紀念他，崇拜他，並且使之為後來人的榜樣。假使有誰不讚同我這個主張，那麼，我請他提出更完美的主張來！

其實，吳將軍可以作武神而入武廟，還有些小看了他，所以，我希望別人的主張，更會比請他入武廟更偉大些，因為誰還配稱「東方文化之特產，中國歷史之完人」呢？

說吳佩孚將軍的晚年——香港大公報

楊雲史氏一席談

這裏是一篇吳先生的舊友楊雲史先生在香港和記者的一席談話的記錄。

「吳佩孚將軍在十二月四日晚間，病逝北平，電訊傳來，此間人士同深悲悼。將軍正氣磅礴，年來屢却日偽的誘惑，為中外所欽敬，記者昨特訪晤與吳氏有舊之楊雲史氏，承楊氏以將軍晚年言行，作一概述，言下不勝感慨！」

楊氏首問記者電訊之來源後，即謂：吾相信將軍不至赴日本醫院就醫，或延日醫診視，不過當時日人或派醫生往視，則未可知。

楊氏續謂：王克敏在平之不敢胡為，實因怕將軍，即日本人也怕將軍，怕他的凜然正氣。當予於去夏南來時，將軍曾語予曰：「我不能禁止人威迫利誘我，但我決不受人威迫利誘，你可不用為我担心。」及去冬謠言極盛，將軍亦曾對余家人

曰：以前所說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亦如此。

將軍對蔣委員長極表欽佩，從前對國民黨之不滿，所反對者只一黨字，對事則本大公無私之精神，嘗謂我之目的，亦即國家之目的。生平正大寬厚，使人感佩。平時主張以法治國，年來與國民黨要員甚少往來，唯蔣委員長曩年赴平時，曾相與暢敘於外交大樓。

將軍失敗後，率部衆二千餘入川，駐在碧石，生活困苦，其後步行赴平，繞道長城之外，其夫人亦騎騾駝隨行，至包頭，悉日本進兵東北，當兼程東下，時左右多加勸阻，謂入北平無殊入虎穴，將軍當拍案而言曰：如此纔不致受人包圍也。車抵北平外一站，張學良即往迎迓，將軍劈頭問東北消息，張氏當具以報告，將軍聞而叱之曰：「國仇你不報，私仇你不報，你老子的棺材，已豎起了！」繼謂：「你怕抗，我幫你抗，我不是爲名爲利，我左手拿回東三省，右手交給你，你有仇不報，笑話！」從此遂不見張氏。

多年前，將軍於黃州購得呂洞賓文集，讀後，信奉道教，其後得友人送一金剛經，於是改信佛教，回平後，江朝宗請其就任悟善社會長，社內分設靈壇及文壇，

一月數敘，相與唱和不輟，前年外間因盛傳「江朝宗出任北平偽市長，亦即吳子玉出馬先聲」，時朝宗與將軍多日未晤，一日朝宗至，將軍即舉以質詢，並大罵朝宗，汝年紀比我長，乃出任偽職，真白髮蒼蒼，老而不死，遂與朝宗決絕。

將軍日常生活，不過念經，吟詩，寫字而已。年前將軍曾對余說：生計不成問題，家中尚有幾畝田，中央又補助三千元。當時余曰：如此尚過得去。將軍答稱：這個年頭，過得去已是福氣了。將軍現有子一，名繼中，今後遺族生計或不致於困難。

聞楊氏不日即行北上，爲將軍主持喪事，將軍死矣，但正如楊氏之輓詞：「長留正氣在人間」。其公忠愛國之處，實足以激發四萬萬五千萬黃炎華爭取最後之勝利也。

輓吳佩孚將軍詩——新聞報茶話

大地尙胡狂。斯人豈可亡。

雙肩擔道義。一齒病膏肓。

寧死慚鷹犬。猶生憐虎狼。



古今關與岳，浩氣合流芳。

韓吳將軍——申報春秋

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大丈夫固當如是。

武官不怕死，文官不愛錢，上將軍兼而有之。

其二

天際望蓬萊，守氣節視死如歸，志士固留芳，其奈飄搖痛邦國。  
歲寒知松柏，視功名浮生若夢，將軍終不降，漫憑成敗論英雄。

其三

從皖直奉直之戰論人，誰似將軍有亮節？

繼壯繆武穆以來名世，漫識學究是冬烘！

x

x

x

x

楊雲處氏韓吳佩孚聯——香港大公報

「本色是書生，未見太平難瞑目！」

大名垂宇宙，長留正氣在人間！」

## 十 我們對吳氏的認識

吳佩孚將軍是死了，死的消息傳出後，個個人對他都興奮地欽敬。本來，死是人生的最悲痛事，絲毫不值得讚頌；但，吳佩孚的死，爲何個個人都感到興奮呢？那是因爲吳佩孚死得其時，死得其所。

我們試想：假使吳佩孚之死，地非北平，時非抗戰，則吳一生之際遇，以絢爛始，以平淡終；那麼根本就沒有什麼值得注意。青史論人，大可以寥寥數語了之，報章報導消息，也可以給與一角地位披露而了事。如此則一代英雄，豈不是埋沒了麼？然而吳氏終于時在抗戰，地在北平，永爲完人的死了。由是「亂世識忠臣，疾風知勁草」。許多人爲他底死而興奮。

爲了他底「死得其時，死得其所。」我們都一致稱頌他。但稱頌並不是僅僅說幾聲偉大便可了事的，必須對於他底偉大能夠有確切的認識。否則，變爲「人云亦云」，毫無價值！

因此，我現在把吳將軍的偉大，分析起來，以獻讀者。

是中華  
民族性  
的典型

中華民族的民族性，雖然不能離開封建思想，但其富于民族意識，骨梗堅貞，重視禮義廉恥，都是其最優美特徵。中國立國五千年以來，其所以能立足于世界，尤其是近百年來在狂風暴雨中能夠與人共存者，實乃完全歸功于這一個優美特徵。雖然，也有許多人，是無恥之怪物，但大多數的人民，都多少具有這優美的特徵。

吳佩孚，他便是具有這優美特徵的一個典型人物。所以，他之能有今日，完全是中華民族性所造成；換句話說，吳佩孚的偉大，乃是百分之百的中華民族性的優美特徵的表現。故像吳將軍這樣的人，當然是中華民族的典型。

這種典型，當然我們不希望保留起來，而且應該更偉大的擴展下去。所謂「更偉大擴展」便是說：取其長，去其短。無疑義的，不好的封建思想，應該讓它成爲灰燼，而骨梗堅貞，重視禮義廉恥，必須保留起來，並且應當加以宣揚！

關於這一點，是我們效法吳佩孚精神，也就是擴展民族性的優美典型之先，應當確切認識的；否則，封建思想也效法過來，不是今日社會所需要的。

抑濁揚清的全民風範

在這中原沸蕩，滿目瘡痍，鬼魅白晝橫行，無恥者爲虎作倀的今天，像吳子玉這樣地不事匪人，堅貞自守，身處危城，與惡勢力苦鬥，卒保全了晚節，無疑的是一個崇高純貴，抑濁揚清的風範。使全國人民，感到興奮，得到鼓勵，更使覲顏事仇，識賊作父者，慚慙莫名，或即因此而有所憬悟。那麼，對國家民族當然不無小補。

這一點，也是稱頌英雄時，所不可忽略的。

雖然他並未死于戰場

吳氏仙逝後，舉國人士，都異口同聲地稱頌，甚至于連侵略者也認爲吳佩孚的確是個好漢。但，尙有少數人，以爲吳氏的死，並沒有什麼值得稱頌。他們底理由是：吳氏是死於疾病，並非捐軀于沙場，可歌可泣的事實一點沒有。比起前方浴血苦戰的兵士，恐要消極得多。這些話，我承認吳氏的死，不能超過前方將士。但，吳氏的奮鬥是精神奮鬥，前方將士是以身軀相獻，作血肉奮鬥，兩者不能混爲一談。前方將士固然偉大，吳氏的精神苦鬪當然也是偉大的。而且，吳氏對于死，並未害怕過，不然的話，北平淪陷後，他爲什麼仍坐鎮不動，侵略者加以威脅後，他爲什麼仍嚴拒絕？難道他不知侵略者殺人手段之高明嗎？

所以，我們決不能以他未死于戰場，而對他底偉大有所否認！事實上，一個年逾花甲的老人，上戰場根本也是不可能的。

進一步言，吳氏雖未死于戰場，但至少不是平凡的死。雖然，在事實的表面看，他是死于牙疾，但我們決不相信，像牙疾這樣渺小的小恙，也足以致人不起，而且時間僅僅短短的十天。這分明是遭人暗算，而暗算的背景，當然不待作者宣佈，讀者一想便知了。當然，我並沒有實證足以證明不能確定地說他是遭人暗害；但無論如何，我們胸中是異常懷疑。我們要永遠記住：吳將軍死得可疑！

因此，歸納起來，吳將軍雖然未死于戰場，但他底死也並不是平凡的死，相反的，極有可能說是為宣揚正義而死！那麼，吳將軍的死，未始不偉大！

關於這一點，許多人弄不清，希望讀者們都能了解！否則，怎樣對得起英雄呢？

最難保  
持的是  
晚節

「血氣既衰，戒之在德。」這是一句至理名言的古訓。因為，這一句話並不是無的放矢。事實上，一個人越到晚年，越有貪圖，為了生理上呈膠着狀態，思想便消極起來，見事易于妥協，因而幹出了「老悖」的行爲

。我們試張大眼睛，可以看見許多人，在中年時，血氣方剛，幹了許多聲譽大震的光榮事，而到了晚年却失足跌倒，把前半生功業盡付東流，就此遺臭萬年了！

但，吳佩孚年屆六十有七，仍能堅持晚節，不墮于泥污之中，倔強之性，並未有減于往昔。這是最值得我們欽敬的！

永遠是  
一個完  
人

許多爲吳將軍死而稱慶的人，都以爲：北平環境日惡一日，侵略者需要吳出而號召，也日趨積極，且吳氏年紀也日益老大，若長此以往，恐不久自有一日，勢迫不得已而出任僞職。故今謂吳已長逝，死得其所，可稱完人。

其實持此論者，可以說是對吳之一生沒有絲毫認識的人。因此，他還不能永久信任吳氏，而深恐日後自有一天，吳不得已出山。這是大錯特錯的見解，嚴格地說，這種說法可算是侮辱愛國英雄。我們深信：縱使北平環境再劣百倍，吳氏年紀再大十倍，吳仍然是一本初衷，保持其無限廉潔之倔強特性。這可由吳的過去事實證明，他一切都是始終如一的，決不像投機分子那樣，橫來一個例外，豎來一個例外。假使吳佩孚會變節，早已變了，決不會一向堅貞自守，痛斥侵略者，而將來會例

外起來。

像那種短視的看法，未免侮辱了赤胆忠心的愛國硬漢！希望評論家們應該認清！

我們除了應當認清上面幾點外，還應該繼續認識吳將軍的偉大精神，爲着正義而奮鬥！

## 十一 補遺

何謂補遺，就是無法各自成章的零星幾點，現在把它堆在這裏而已。不過，這些零星瑣屑，雖未能自成章節，但並非不重要，否則作者何必要另闢一章呢？故希望讀者們，別小看了它爲幸！

吳秀才謠：

「秀才出身善將兵，將軍治軍舊著名；軍閥時代爭雄長，秀才銖中之錚錚。一朝下野駐信陽，雞公山上暫棲身。秉性恥與外人曠，不住租界不出洋！生平關岳常自期，存漢存宋志在斯；春秋大義誅亂賊，內尊華夏外攘夷。豈不聞：范仲淹爲秀才時，先人憂分後人樂；又不聞：趙晉兩朝任宰相，一部論語資治略。——秀才嘗自言：「處世之道，包括于論語一書。能善讀論語，天下事無不可爲。」——近報東城警衛嚴，包圍「新貴」起疑嫌，究甘事賊師劉豫，抑思忠晉學陶潛？人道出山被利用，不做秀才做總統；傀儡總統不自由，何如秀才時人頌。秀才果欲奮翅飛，



殺敵御侮衆望歸，全國人民齊擁戴，勳業大成顯德威！試看東北偽皇帝，終年監禁同奴隸。總統主權非獨裁，一入彀中受人制。縱有條件誓無違，誰知食言慣自肥！國際公約猶撕毀，世界列強且見欺。通電捏名推領銜，一經震怒始從夢，斬（雲鵬）徐（世昌）默默無表示，秀才神識尚非凡。吁嗟乎，秀才當年稱豪傑，棄逆効順宜早決！如今榮辱判須臾，出處死生關大節。我願將軍一生但以秀才傳，百慮勿爲總統牽！秀才清高字子玉，玉乎玉乎應自覺，甯爲玉碎毋瓦全！——嘗刊大美晚報，夜光——

當北平棄守不久，日方初度請吳出山的時候，吳雖未允，但舉國愛護吳者，莫不爲之担心，深恐吳因年事過老，環境艱危，不得已而幹出「老悖」之事。上面這一首「吳秀才謠」，即是當此時候關懷于吳底前途者所作，其實也很可以代表大多數人對吳的觀念。但吳果然不失衆望，堅貞自守，永爲完人！

南海康君祝吳氏五十大慶聯：

「牧野鷹揚，百步功名剛半世；

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

——這時候正值民國十一年，直系當國之期，吳將軍坐鎮洛陽，威震全國。

張伯烈祝吳氏五十晉三壽辰聯：

「臨嵩嶽以樂山，臨江漢以樂水；

比壯繆而不傲，比武穆而不愚！」

——時值民國十四年，正是吳氏東山再起的得意時節。吳氏駐節漢口，威嚇

四方。

戩翼翹祝吳氏六十晉一壽辰聯：

「天慰花王，三春靚瑞；

園名獨樂，四海望光。」

——時值民國廿二年，此時吳已下野，息影家居于北平什錦花園。

直奉戰史一頁——吳氏通電：

「自古中國嚴中外之防，罪莫大于賣國，醜莫重于媚外；窮凶極惡，漢奸爲極！段祺瑞再秉國政，認仇作父，始則盜賣國權，大借日款，以殘同胞，繼則假託參戰，廣練新軍，以資敵國，終則導異國之人，用異國之錢，揮異國之械，膏吾民之

血，絕神黃之裔，實敵國之忠臣，民國之漢奸也！

路線者，國脈所在，而南起贛閩，北迄蒙滿，要鍵無存者矣！軍隊者，國本所托，而上至軍官，下至下士，完全易漢幟矣！大逆不赦，中外所聞，斯而可忍，人心盡死！佩孚等束髮受書，嘗聞大義，治軍而還，以身許國，誓不與張邦昌、石敬瑭、劉豫、吳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賊生則我死，我生則賊死，寧飲彈而瞑目，不爲外奴以後亡！往者憂哀百結，以段祺瑞爲軍閥老輩，固嘗惓念私交，不忍伸大義，但冀稍有悔俊，亦復不爲已甚，故請懲從犯安福、妖孽、徐樹錚等，以施曲護，此佩孚之私意，諒亦國人所矜察也。乃其日暮途窮，匪惟不悔，尤復倒行逆施；甘心舉民國以送異族，躬爲操莽，既一逐黃陂，再驅河間，今復迫脅元首，失其自由，僞造亂命，暴戾陰狠，爲振古所未聞，篡上賣國，尤中外所罕覩！夫共和主權在民，總統爲人民之公僕；元首祖賊以賣國，吾人盡忠報國，亦當權衡輕重，況在失其自由，被脅之亂命！佩孚等，個人雖本未顛倒，不難伏首以就戮；爲國家計，亦安能荒軍人之天職？貽百載之笑罵？事變至此，惟有忍涕揮戈，以與賣國賊盜相周旋！但今惘惘血誠，爲我四萬萬父老昆弟所苦鑒！佩孚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刀鏢斧

鉞，非所敢恤！世或不察，目爲皖直之爭，愚懷耿耿，竊所未平。南北本屬一家，直皖豈容二致，今日之戰，爲討賊戰，爲中華民族戰！其幸不辱命，則佩孚等解甲歸田，勉告無罪于同胞。其戰而死，爲國人爭人格，死亦有榮無憾！諸公或握軍符，或生清議，奮發討賊，當有同情！若其昧中外之防，忘國家之義，坐令國土陷于異族，子孫淪爲奴隸，千秋萬世，自有公論，非佩孚所敢聞矣！涕泣陳辭，伏惟公鑒！」

x

x

x

x

反對斷送路權通電：

「害莫大于賣國，奸莫甚于媚外，一錯鑄成，萬劫難復，自魯案問題發生，輾轉數年，經過數閱。幸我人民呼籲匡救，卒未斷送外人。膠濟鐵路，爲魯案最要關鍵，華會開幕經月，我代表壇坫力爭，不獲已而順人民請求；籌款贖路，訂發行債票，分十二年贖回。但三年後得一次贖清之辦法；外部訓令，債票儘華人購買。避去借款形式，免受種種約束。果能由是贖回該路，與外人斷絕關係，亦未始非急救之策，乃行將定議，梁士詒投機而起，突竊閣揆。日代表忽變態度，頓翻前議；一面

由東京訓令駐華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電知華會代表，復電稱請俟與英美接洽後再答。當此一髮千鈞之際，梁士詒不問利害，不顧輿情，不經外部，竟自由而復，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贖路，並訓令駐美各代表遵照。是該路仍歸日人經營，更益之以數千萬債權。舉歷任內閣所不忍爲不敢爲者，今梁士詒乃悍然爲之。舉曩昔經年累月人民之所呼籲，與代表之所爭持者，咸視爲兒戲，犧牲國脈，斷送路權，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國？縱梁士詒勾援結黨，賣國媚外，甘爲李克用張邦昌而弗恤。我全國父老兄弟，亦斷不忍坐視宗邦淪入異族，祛害除奸，義無反顧，惟有羣策羣力，亟起直追！迅電華會代表堅持原案，凡我同胞同澤，偕作後援，披瀝直陳，竚候明教！吳佩孚歌。」

——這是當年華府會議之時，吳氏反對將膠濟路斷送日人而發之通電，其滿懷愛國之義憤，可見一般！

## 十二 寫在卷尾

總算費了相當力量，把這位一代英雄的吳佩孚將軍蹟敘首出來了。當然囉，這不是珠玉之著，但我總覺得已盡了最大力量，把忠心赤胆的善良人，加以應有的宣揚，稱頌，因為，像吳佩孚這樣骨梗的一個愛國硬漢，是每個人應該明白了解並認識的。

這本書的最大目的是：把吳將軍生前許多英勇戰績，有重大價值的軼事，富有意識的詩文介紹于讀者面前，並把吳將軍的思想分析起來，使讀者們能夠深切地了解吳將軍的偉大在那里，而效法他。最後，還把我們對吳將軍應當怎樣認識作一個評論式的敘述。使讀者們對英雄的認識更深刻！關於這一點，作者覺得讀者必須加以格外的注意！但，作者並不是說讀者應當絕對服從那些評述，相反的，讀者假使認為那些評述是錯誤的，那麼，還請盡量地指摘出來，賜以指教！

拓荒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改售實價七角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名人傳記叢書之一  
吳佩孚將軍

著者 拓荒

發行 者 明 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78  
= 643 22

(2)

1

1

BC  
27.6  
6